

附釋音毛詩註疏

九











籍籍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温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温之鄭亦以温為藉義中原有

救庶民采之中原原中也救養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勤於德者則得之也蠙蚶有子螺贏負之也螺蚶桑蚶

音零俗謂之桑蠶二名我女蠶音萬螺音畢贏力果反即

蠶紆甫反又紆具反鄭注禮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式穀

若幽工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粟民能力采之者

則得食之以與域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與之

自上月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已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

子似有德者教取王民以為已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不修

德以固位乎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若主肅云王者作民父母

故以民為子鄭唯刺厲王為異。傳叔養。正義曰菽者

大豆故禮記稱菽飲水菽菜謂之藿公食禮云錡羹牛用

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為藿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

樂故言藿也。箋王位無常家。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

俗本作藿誤。傳蠙蚶至蒲盧。正義曰皆釋虫文郭集曰

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蠙蚶桑虫俗謂之桑蠶亦呼為我

以步蚶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

子。正義曰中庸云政也者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

曰蠙以氣曰蚶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而今變為已子

似亦不...

也此類於非不能養子而喻王題彼蒼蒼載飛載鳴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也青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兩箋云題之為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鴻注同我日斯邁而月斯征箋云我我王也舍音捨賄大計反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日而



乙反下同 夙興夜寐 母忝爾所生 音無下他 暨反字

朝直遙反 疏 題彼至所生 毛以為既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

念反 疏 故告幽王言視彼春令之鳥尚則飛則鳴既飛以

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况人之處世其可自

言視此春令以為喻節故我王當日此行視朝之禮又而

如春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卧行之無辱彼所生之

父祖已 鄭唯刺厲王為異 箋題之至止息 正義曰傳

已訓題為視此又言視時者以取之為節當取傍視為義曲

禮注淫視睇眄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

棟獨云離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為喻也正以

飛鳴無止息為興者亦欲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

故云口也翼也無肯止息時也 箋我我至止息 正義曰

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此行故為我王王於政事所

行唯有一日視朝月視朔耳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朔意以先王

制此禮欲使言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決斷月有所

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

成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上為亂政而求下之治終

不可得也 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

能以自活 君音戶場大良反 啄脂用反 竊音切 治直吏反

哀我墳冢 冢宜丘宜獄 捭粟出上自何能執 冢宜

岸也 箋云仍得白宜自從殺生也 可哀哉我窮蓋寡財之

人仍有微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

能得生 冢宜典反 韓詩作疹疹苦也 岸如字 韋昭注漢書

同韓詩作打音同 云卿辱之繫白打朝廷曰微捭於角友

疏 交交至能穀 毛以為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鳥也 鳥

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與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

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然不可得政

既亂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 監法繫禁在上謂之且有此

訟宜有此獄在位 糾隱在身無以自救相手捭其粟出上

其賤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 捭乎是尤可哀也 鄭唯

刺厲王為異 傳桑扈至可得 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

郭璞曰俗呼青雀南曲食肉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

云青雀也好竊人肺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 捭食肉之鳥

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前上為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

箋仍得至得生 正義曰時而求下治亦不可得此人殺遭



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乃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十者溫溫恭人柔貌如問得勝負也必無從得活故可哀也

**集于木**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墮也如下于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君子無罪德也

###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疏小弁八章章六句

正義曰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後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未言太子之傳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鸛斯不言小鳥  
**鸛斯歸飛提提**與也弁樂也鸛斯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弁彼

羣飛而歸提提然與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三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宜咎又說褒姒生子

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箋云穀養子曰罹憂也  
**何辜于夫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曰

母。日號上而乙反  
**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疏至之

則歸同飛提提然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  
**何如**天子言曰我憂之也

天子言曰我憂之也  
**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天子既放棄而



甲居釋鳥文也甲居又名雅為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  
白江東呼為鴨鳥是也此鳥名鴛而云斯者語辭猶蒙彼蕭  
斯苑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  
學而類苑鳥部立鴛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群聚故云  
提提群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李並無飛字。箋被雅  
至獨不。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  
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羣求食喻人相與飲食也以鳥喻  
凡人當又為與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  
之以明與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傳  
幽王至殺之。正義曰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廢褒姒  
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為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  
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  
必求之申申人弗卑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傳舜之  
至父母。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恣父以討天故引舜事以  
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於天乎我  
之父母也言為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  
舜往于田號泣於天何為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  
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天於父母  
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  
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

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 **跋以周道鞠為茂草**

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躬也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之  
譏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跋徒歷反鞠九六反平易表或

反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

之憂矣亦如疾首 **疾首** 愁思也擣心疾也箋云不脫冠衣而  
疾首曰假寐或猶病也。惄乃歷反擣

了老反本或作壽同韓詩作疇除又反義同疾擣 **疏** 跋以  
真反又作疹同脫本又作稅吐活反一音始鏡反 **疏** 跋以

首。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厥厥然平易若周  
室之通道也今日窮盡為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也

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日王政窮盡為疾矣疾者  
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王行如

此故我心為之憂傷惄焉悲問如有物之擣心中又假寐之  
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疾  
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箋此喻至四方。正義  
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鄙斷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  
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  
斷絕行人實生茂草且取茂草之穢道路猶疾之亂王政



假以爲前川。傳想思情心疾。丁義曰：想思釋詁文，情心疾所由也。心疾云：知情則以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詁文云：擣手，擣一也。築也。箋不脫至，傳解。丁義曰：宣二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又之所尚已，尚不敢不。麻瞻匪父，罪

依匪母不屬于毛，不惟于裏。毛在外陽，以言分，表在

人無不歸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我

獨不得父及膚之氣乎？獨不取母之胞胎乎？向曾無恩，必我

丁文反胞音抱胎他來反。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在

也。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疏：維桑至安在。毛以爲言

梓是之必加恭敬之止。先父身中，由當恭敬之矣。既恭敬如

此，以長不浴，取言人無不歸仰其父，以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

母，以長不浴，取言人無不歸仰其父，以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

此不得父母之恩也。若此，則平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時安

所在乎？言自值以時而生，使我獨遺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

謂母也。鄭注：毛裏爲異，餘同。降父之別，指。正義曰：此

句之於凡，非謂幽王也。謂桑至安在。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

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內。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

陽母陰，或假表裏言父也。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

所離，言表裏父之氣，應曰毛也。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

小與身異其意，則大同也。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

以乃是大子之。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

而生也。而言不離，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由也。箋此言

胎乎。正義曰：此太子爲父也。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

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由也。箋此言

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葦淠淠。蜩嘒也，鳴嘒也。萑葦深貌。

之在無所不容。楚言蜩嘒，音條。嘒，惠反。淠，徐孚計反。又

四。璧言彼舟流不知其所屆。箋云：屆，至也。言今天子不

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於廷。







投擲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  
尚有覆掩之成其瑾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相息亮反  
兔他故反先蘇薦反瑾音觀談文作瑾云

道中死人人所覆也歐起俱反又作樂同**君子秉心維**  
**其刃之**箋云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

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心之憂矣涕既**  
**隕之**隕隊也○涕音替

疏傳瑾路家至憂不忍○正義  
有死人是於路傍故曰路家左傳曰道瑾相望是也

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自相知其心不忍耳**君子**  
**信讒如或疇之**謂受而行之○疇市由反

**君子不**  
**惠不舒究之**箋云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

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伐木摛**  
**矣析薪拙矣**伐木者摛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摛其

巔者不欲疾挫析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

聖者不欲疾挫析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

持寄彼反拙勅氏反又宅買反徐又直是反皆謂其反

子目**全後有罪予之佗矣**如讒言之罪而妄加於

子○舍音捨注同又**疏**君子至佗矣○正義曰言君子

善哉佗吐賀反注同

之如有人以酒相醕得即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

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讒即逐不肯安舒而謀慮之伐木尚

摛其木之巔矣不欲疾摛之析薪尚地其薪之理矣不欲疾

斬之彼人尚不欲疾損析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

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衰歟於我太子之加罪

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後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

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  
無所不至雖逃辟之猶有默存者焉**君子無易由言耳**  
浚蘇後反默本亦作嘿云其反○



屬子垣

箋云由用也玉無輕用譏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

夷政反屬音燭

無逝我刃無發我笥

箋云逝之也

於王盜我太子田子之籠。笥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

後

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成人於此關

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感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也親

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為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

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太子念王爵

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夫云

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關音悅也

素曰反關鳥環反下同本亦作嘗射食亦反下同疏莫高

後。正義曰王既信讒而加罪於太子仍有殺太子之心謂

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極高者此是山也言山最極高莫有

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

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

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亦謂人不覺人猶有然而

有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王無輕易田

人之言將有目屬而聽之於垣壁者知王受人之讒言也王

之所愛褒姒也故禁之言人無得遊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

罪以言褒姒六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

宮取王愛為盜我母子之寵必有盜寵之愆也褒姒既盜寵

行諸太子於先念已既已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被讒者無

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

乎。箋山高至者焉。正義曰箋顧下云無易由言是禁王

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為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

知王之隱情也王雖避此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

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

踐之處而言也。傳念父至而慕。正義曰言無暇憂恤是

先有其志念因而不能暇耳先有志者自念父也念者恐其將

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然

也按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



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叟之為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不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人過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補怨其親亦不孝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善舜如高子譏小弁為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答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畧之也

###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悠悠

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憮大也箋云

教也我憂思乎昊天憮王也始者言其且為氏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為亂如此甚教慢無法變也○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憮火吳反下同昊天已思息嗣反下同傲五報反下同六又作教懇日素

### 威予慎無罪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威畏慎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

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教慢我誠無罪疏○悠悠至無辜而罪我○大音泰本或作泰徐勅佐反○

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許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為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

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

辜而事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為亂如此甚教慢無法度乃昊天乎王甚教慢為異耳皆以且為辭○傳憮大○正義

曰釋詁文禮肉斃亦謂之憮○箋憮教至法度○正義曰憮教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已威為甚可畏而泰憮言其大非類

故為傲慢下既為傲此亦為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為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為者是道非

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故其初即位皆許為亂之初生僭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

### 始既涵

僭數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既盡屈同也王之初

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亂之又生君詩作滅滅少也教音朔下同不別彼列反亂之又生君



子信讒

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也

君子如怒亂

庶逆沮

此亂庶幾可疾止也。端市專反沮辭呂反君

子如社亂庶逆已

也社福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社

音耻已

疏

亂之至逆已。毛以為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

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真偽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

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枉殺無辜致此大亂也

又言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

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

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

鄭唯以僭為不信涵為同言信與不信同之別故讒言

遂生餘同。傳僭致涵容。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

入殺綠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義僭不信至不

別。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本其所由故言初生亂前以人

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偽辭不入讒言無由進

也王由明不燭下於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

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

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為宜故易傳也。義君子至所生

。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為在位者以止言初生已

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義人之能

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

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

盟亂是用長

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義云要

時見曰會殺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要本又作婁力

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君子屢

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君子屢

同。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春秋傳曰。者窮諸盜。盜

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

詩疏卷之三十一

之印

義云印病也小人好為讒佞既不其職事又為王之印作病。共音恭木又作恭印其反好呼報反共音



恭本亦作供 **疏** 君子至之叩。正義曰上既言亂之生此

又為于偽反 **疏** 又言亂之張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

要盟其亂是川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

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其者此險盜之

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准也

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

為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

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傳凡國至相要。正義曰言此

者解屢意非此時而盟即為屢也。言凡國有疑謂於諸侯羣

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

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地面盟

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

盟若若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為句。義亦義也。

傳盜也。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為盜則盜者竊物

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

逃避人也。箋盜謂至諸盜。正義曰箋以詩刺譏非刺盜

賊解其言盜之意以為盜竊者必小人譏者亦小人因以盜

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曰

諸人向休曰

謂士也士正自當

稱人又曰大夫自

相殺

諸人向休曰

謂士也士正自當

稱人又曰大夫自

相殺

諸人向休曰

謂士也士正自當

稱人又曰大夫自

相殺

諸人向休曰

謂士也士正自當

稱人又曰大夫自

相殺

諸人向休曰

謂士也士正自當

**疏**

君子至之叩

正義曰上既言亂之生此

又為于偽反

疏

又言亂之張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

要盟其亂是川之故而滋長也

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

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

所以益其者此險盜之

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

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准也

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

又維與王之

為病害也

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

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

傳凡國至相要

**疏**

又言亂之張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

要盟其亂是川之故而滋長也

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

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

所以益其者此險盜之

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

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准也

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

又維與王之

為病害也

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

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

傳凡國至相要

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

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

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地面盟明神是也

**疏**

又言亂之張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

要盟其亂是川之故而滋長也

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

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

所以益其者此險盜之

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

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准也

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

又維與王之

為病害也

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

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

傳凡國至相要

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

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

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地面盟明神是也

**疏**

又言亂之張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

要盟其亂是川之故而滋長也

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

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

所以益其者此險盜之

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

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准也

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

又維與王之

為病害也

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

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

傳凡國至相要

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

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

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地面盟明神是也

**疏**

又言亂之張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

要盟其亂是川之故而滋長也

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

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

所以益其者此險盜之

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

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准也

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

又維與王之

為病害也

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

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

傳凡國至相要

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

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

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地面盟明神是也

**疏**

又言亂之張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

要盟其亂是川之故而滋長也

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

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

所以益其者此險盜之

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

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准也

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

又維與王之

為病害也

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

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

傳凡國至相要

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

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

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地面盟明神是也

**疏**

又言亂之張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

要盟其亂是川之故而滋長也

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

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

所以益其者此險盜之

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

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准也

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

又維與王之

為病害也

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

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

傳凡國至相要

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

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

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地面盟明神是也

**疏**

又言亂之張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

要盟其亂是川之故而滋長也

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

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

所以益其者此險盜之

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

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准也

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

又維與王之

為病害也

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

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

傳凡國至相要

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

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

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地面盟明神是也

**疏**

又言亂之張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

要盟其亂是川之故而滋長也

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

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

所以益其者此險盜之

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

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准也

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

又維與王之

為病害也

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

而不倦故以美言為甘也

傳凡國至相要

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

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

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地面盟明神是也



郭逵者海內之狡兔是也。○箋此四事至田犬。○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獸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為尊故寢廟在大獸之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闕宮曰新廟奕奕矣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歸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訓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乘逢遇犬則從獲耳遇非犬名故工肅云言其雖騰躍進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是犬之馴擾。在梁柔不君子者謂田犬也犬有守大田犬故辨之。

**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在梁柔意也柔木樹桐梓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已亦可疑之謂行也。在而其反梁音由數所注反注同音於互反梓。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蛇蛇淺意也。上音丁下音上。碩言出自口矣。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蛇以支反行下孟反。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箋云顏之厚者出言盡為。疏言在梁柔刃之本君子而不知其然人。簧音黃。

之入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行之言必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犬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為言語結構虛辭速相符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類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難相對而文公也。傳柔木特桐梓漆。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栲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不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箋云榛栗從可知。彼何人斯居河之麋。何人者弁讒人也。而惡之故曰何人。麋本。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拳力又作擘音冒惡鳥路反。既微。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王也此人主為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拳音權徐已忝反易夷政反。既微。且種爾勇伊何。削傷為微腫足為種箋云此人居下濕勇尹何何所能也。種市勇反削戶諫反。為猶將多。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箋云過謙將大也。女作說彼之謀大多女以與居之眾幾何人素能然乎。幾居豈反注。

之入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行之言必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犬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為言語結構虛辭速相符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類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難相對而文公也。傳柔木特桐梓漆。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栲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不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箋云榛栗從可知。彼何人斯居河之麋。何人者弁讒人也。而惡之故曰何人。麋本。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拳力又作擘音冒惡鳥路反。既微。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王也此人主為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拳音權徐已忝反易夷政反。既微。且種爾勇伊何。削傷為微腫足為種箋云此人居下濕勇尹何何所能也。種市勇反削戶諫反。為猶將多。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箋云過謙將大也。女作說彼之謀大多女以與居之眾幾何人素能然乎。幾居豈反注。

之入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行之言必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犬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為言語結構虛辭速相符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類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難相對而文公也。傳柔木特桐梓漆。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栲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不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箋云榛栗從可知。彼何人斯居河之麋。何人者弁讒人也。而惡之故曰何人。麋本。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拳力又作擘音冒惡鳥路反。既微。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王也此人主為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拳音權徐已忝反易夷政反。既微。且種爾勇伊何。削傷為微腫足為種箋云此人居下濕勇尹何何所能也。種市勇反削戶諫反。為猶將多。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箋云過謙將大也。女作說彼之謀大多女以與居之眾幾何人素能然乎。幾居豈反注。

之入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行之言必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犬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為言語結構虛辭速相符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類面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難相對而文公也。傳柔木特桐梓漆。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栲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木也不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箋云榛栗從可知。彼何人斯居河之麋。何人者弁讒人也。而惡之故曰何人。麋本。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拳力又作擘音冒惡鳥路反。既微。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王也此人主為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拳音權徐已忝反易夷政反。既微。且種爾勇伊何。削傷為微腫足為種箋云此人居下濕勇尹何何所能也。種市勇反削戶諫反。為猶將多。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箋云過謙將大也。女作說彼之謀大多女以與居之眾幾何人素能然乎。幾居豈反注。



同大音泰又疏彼何人至幾何。正義曰疾幾彼之人謂

如字傳音素。無奉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此亂之階梯也此

人既脚斷有微之攻而兄謝且有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

為况復無之而汝敢為此惡後作為謀彼之謀大多汝所與

聚舌之徒參然向許人而能為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眾教

之也。傳水草交謂之稟。正義曰釋水支。○箋何人至曰

何人。○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誰已不是不

識而曰何人者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

公之怨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為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

○傳許揚至為植。○正義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植

然後為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郭璞曰氣脚腫

也。亦瘡也然則膝腫之下有蒼履是步水所為故箋亦云。

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植之疾居河之塵見居下濕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

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疏何人斯

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百蘇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

公為王卿士而於王所譖著蘇公令使獲譖焉故蘇公作是

何人斯之詩以絕之言暴公不信與交也以此經無絕暴公

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此誰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

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為暴公之所言見暴公諸已事彰無所

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入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譖已而

未察心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

可知疑暴公之似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

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得為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

譖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箋暴也至名。○正義曰

蘇公亦為卿士矣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



入我門

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

知言其世堅固似不妄也暴公諸已之時以與之乎今過我

國而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其姓

名為大切故言何人。以與音像下。伊誰云從誰暴之

云所言也。由已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已音紀。疏。彼何

之云。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王之人。此其持心

甚難知也。迹同諸已。貌似不妄。故難知也。又言已。其

公諸我之時。以應與之。汝若不。今。過我。何。故。之。我。梁。而

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待不。諸我。意。而。不。得。未。也。猶。異。其

乎。雖。乃。暴。公。之。所。云。且。言。爾。意。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

皆為維。暴。皆為是。則此亦當以此為異。箋。梁。魚。至。不。妄。○

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迹。在。國。門。之。外。也。下。云

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

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常。疑。之。也。無。之。而。云

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

匪。善。貌。又。可。疑。則。諸。已。必。矣。非。難。知。也。箋。由。已。情。而。入。人

意。○正義曰。心疑何人。著已。德。尚。異。其。不。然。故。既。設。疑。言。復

開。解。之。初。疑。何。人。與。暴。同。諸。放。即。後。言。維。暴。獨。云。一。疑。一。合

非。他。人。教。示。皆。出。已。之。情。且。故。云。由。已。情。而。本。之。開。解。一。人

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諸。欲。使。不。復。猜。已。還。與。和。親。一。人

從行誰為此禍胡浙我梁不入唁我

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

乎何更於已薄也。日而乙反已音紀。疏。二人至我可。

與其侶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誰作我此禍而令王謹讓我不

入門弔唁我也故始若能於我其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

知已被讓而不唁疑其讓已而內惠。箋。二人至唁我乎。

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與其

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與暴同情故非而誼之以見意耳禮弔

生曰。唁既言為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已得讓讓也謂以各



讒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  
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信者雖不奪國  
以彼罪當中之生。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  
曰信不必失國也。

**不見其身**  
陳堂塗也。蘇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文即不  
為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

觀女之身乎。○晴**不愧于人**  
不愧于天  
箋云女今不入  
丁古反本又作觀

平皆疑之未察之辭**疏**  
彼何至于天。○正義曰又研窮何  
人言彼何人乎。汝若不諧我何故

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聞其音聲不得親見其身乎得不  
諧我乎意慙而不來見我也。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

慙慙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  
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慙慙故不相弔唁為

不愧人不畏天也。傳陳堂塗。○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  
棟。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正義

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為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  
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述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

館者所以舍客故雖  
不見主得至其陳**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此**

**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攬我心**  
飄風暴起之風攬亂  
也。箋云祗適也。何人

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  
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

飄辭適反疾風也。沈又云。○疏  
疾如飄風。○正義曰以其經

猶反祗音文攬交卯反。○疏  
來而徑去知為疾也。非在道

急速故下章  
言其安行。**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

**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吁**  
箋云遑暇亟疾吁病也。女  
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

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指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  
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亟紀力反脂音支吁九于

**反疏**  
爾之至其吁。○毛  
於下章以祗為病言使我病是使

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正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  
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

之車汝住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諧我則一者之來  
見王以後云何使我罪遣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

之後所以志疑也。毛以也云何其吁與下俾我祗也。文皆  
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吁為何人病為異餘同。



箋一者至何病。正義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為來見，蘇公不得為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為不病下反之已，為得安是章。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

也。壹者之來，俾我祗也。易說祗病也。箋云：還行反也。不通也。祗安也。女行反入。

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譜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

也。易夷鼓反。注同。韓詩作施施善也。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鄭反。俾必爾反。祗祈支反。一云鄭止支反。說音悅。下同。解音

蠻與音豫。復扶。又反。下章同。伯氏吹壘，仲氏吹篪。土曰壘。竹曰篪。箋云：伯仲喻兄弟也。

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壘篪。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及

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豕、犬、大

相信則盟証之君，以豕、臣以犬。氏以雞。箋云：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文心誠

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又之此事為真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怨，故諉之以此言。貫古亂反。諒音亮。詛側助

反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此志反索。疏：伯氏至爾斯。素洛反。為其于偽反。長如字。又張丈反。疏：正義曰：既窮之

而不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諧。故言有伯氏之兄吹壘，又仲氏之弟吹篪，以和之。其情相親，其熱相應和矣。

言我與汝何人，其思亦當如伯仲之為兄弟，其情志亦當如壘篪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為王臣，其相

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使我知，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諳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

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諒否有決。今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傳士曰：壘，竹曰篪。正義曰：士曰：壘，漢書律

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壘，古今字異耳。法云：壘，燒土為之。大如鴈，如鄭司農云：壘，六孔。釋樂云：大壘謂之鼎。音呼孫炎

曰：音大如呼也。郭璞曰：壘，燒土為之。大如鴈，子銓上平氏形似，稱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大篪謂之沂。李延曰：

大篪，其聲非一也。鄭箋曰：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孔上出徑三分，橫少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

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亡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墳，蘇成公作篪。註周古史考云：古有墳篪，尚矣。周幽王

十七



時暴辛公善墳蘇成公善履記者因以為作謬矣世本之謬  
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  
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  
也故鄭以為喻王南亦云我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蘇墳之  
相和與鄭同也。傳三物至以雞。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  
曰鄭伯使卒出豶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豶即豕也並  
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  
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  
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  
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  
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  
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  
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以信  
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哀十一  
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定六  
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  
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  
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自詛之  
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  
之所用也而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則鄭伯使卒出豶行出犬雞以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為子  
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為卒出一豶詛  
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豶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豶  
非一豶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豶  
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  
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  
詛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與殺以盟孔埋者時太子未立不敢  
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者  
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共盟則以王教辟盟遂後  
之贊牛耳挑荊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  
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埋以豶下人君牲  
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且若臨時假用其禮  
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革元入為鬼為  
捷師登于反之斟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賊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

賊短狐也覲姑也

賊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  
有隱時終必與女相見也賊音以沈又音域狀如龍三足一  
各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作此好歌以極  
云射人影。覲土曲反婦力刮反面醜也



反側

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歌，求及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呂音以古

以字本

疏。為鬼至反側。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故寧不披寫汝情，不與我盟。詎乎以疑爾，請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真得其實也。傳：城狐，狐，城也。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城如龍，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城，淫女或

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肉其瘡如疥，是也。頭始釋言：文孫炎曰：颯人面，始然說文云：颯，面見人，始面

覩也。然則颯與始皆面見人之貌也。傳：反側不正直。正義曰：洪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者，翻覆之義，故箋以為輾轉申傳，不正直之義，其意與傳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巷伯

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譏人譏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

巷伯，故以名篇。巷伯，官名也。寺如字，又音侍。奄，於檢反。官本或將此注為序文者，近附近之說，下近嫌同。疏

巷伯七章。上四章章四句，次章五句，以章八句，卒章六句。至奄官。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

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為此官也。官下有兮，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箋：巷伯至名篇

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為之。其職掌王后之命，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

賢。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官云：宮中巷謂之壺

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水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

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為長，主巷

之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各內小臣，時人以其職

之伯，宦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各內小臣，時人以其職

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官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

作詩，各篇為巷伯以其官與巷伯相近，譏人譏寺人，寺人



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  
篇以所掌既同故恐相連及也  
妻公斐兮成是貝錦

與也妻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餘賦之貝文也與者喻譏人集作已  
集采色以成錦文。妻七面反斐乎非  
本或作非餘賦直基反貝黃白文曰  
餘賦

彼眾采而織之使斐然兮斐然兮  
以為其錦也以與譏人集已諸過而  
是愆狀以為已罪也實無罪而譏之  
譏諸人者亦已復為大其言非徒譏  
是為大其。傳妻斐至錦文。正義曰  
變為文章之貌妻與斐同類而云成  
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箋歸文至  
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賦之貝文也  
黃白又餘泉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  
白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  
蟲也龜鱉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  
餘賦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  
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

已大其也。大音泰注同徐勣作反  
疏妻兮至大其。正義曰女工集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兮成是南箕其

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  
而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  
而託之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  
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  
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不可  
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  
箕星也然雖然而舌廣今譏人之因  
罪猶因箕星之變而侈大之。侈昌  
篇尺繼反又昌何反侈尺是反又式  
之反寡婦也依字作變放甫往反蒸  
楠同閭閻則之間又音閉雖紆甫反  
甫反躡章勇反彼諧人者誰適與謀  
足根也林音洽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  
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直交趾以為



多且巧。適如字主。**疏**。咳兮至與謀。正義曰記言讒人

徐皆都歷反下同。初本相去哆然寬大為腫舌其又後之更益而大為舌舌乃

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腫己哆又後之而為舌舌故

也。以與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為始今其又構之更增而

其為終舌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亦因始有嫌

又構之而為終故也言已辨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所

悔也。因有小嫌陷已如此彼讒諸人者誰往與謀乎。句多而

能巧也。傳哆大至於此。正義曰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

故為大貌。二寸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

四星二為腫二為舌若使腫本太狹言雖小寬不足以為箕

由腫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為箕也。箕言

腫狹而舌廣者腫對舌為狹耳其實腫之二星已寬大故為

哆舌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

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為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腫已大故

舌得侈之而為箕暗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而事有嫌

疑故讒者得因之而為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避嫌者與不

審之事以此之顏叔子納鄰之整器。器謂器人不可

家到戶說好否難明是不審也。故乎且猶至於口也。蒸是

李公八十一 卷九十一 二之二

取屋章以繼之也。先言故乎且已之為總自言其然火以至

且乃更覆說所蓋抽屋之事其言蓋蓋抽屋是未且時也。吾

問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

堂女子在房不得間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間居也。此大

十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處無間是也。

必男子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衰故無嫌也。言今子

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擇也。柳下惠固可者言其下惠

貞潔之名素已彰者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為此則不可也。沒

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已不得學也。

孔子曰欲學柳下惠可者未有。似於是者言曾人如此為

行取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畧有

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傳言此者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

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女誠心而後

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其

**疏**

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為



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為謀諸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捷捷幡幡謀欲諧為不信而不受也故漢誠實言之

**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捷如字又音妾幡方頌反豈不爾受既其女

**遷**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又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誅及訕所諫反又所獲反卒寸忽反謀

**方味**捷捷至汝遷也毛以為謔人相戒言汝若不誠友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置去也但已

**駟**鄭以遷為訕言王將訕汝以遷去為理不女故易之

**人好好勞人草草**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箋云好好者喜謔言之人也草草勞心也

**也蒼夫蒼夫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疏驕人至勞人

說人謀能功密為王信用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為勞彼驕以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受故仰告蒼天

**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投**

**畀豺虎**投棄也畀必二反下豺虎不食投畀有北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收云付而不毛

**彼諧至有昊**正義曰豺虎若不肯食當歸于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

**御之陳物非有所解言不食不受**謂之其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之甚

**傳比方至不毛**正義曰以比方大陰之氣寒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

**楊園之道猗**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

**于畝丘**楊園園名猗也畝丘丘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寺人而曰孟子皆罪已定矣而將戲則作此詩也箋

**疏**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謂孟子者

**有傷也去此官也**作為此詩一本云作為作詩



之。正義曰：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濫及善人，故戒時在位，令使自慎，言人欲往之，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畝，立而乃後於揚園也。以興譏人欲行，謂大臣之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訖，乃後至於大臣也。譏人立意如此，故我詩人之中字曰：孟君子者起發為小人之更譏，而作巷伯之詩，使凡百政眾在位之君子者當敬慎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譏，譏人不用而敬慎也。此言凡百則恐偏及在位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為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為也。二訓自與經相非也。傳揚園至立名。正義曰：釋立云如畝立，李延曰：謂立如田畝曰畝，立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立立名，故志也。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立詩人見之而為也。傳寺人至此。正義曰：毛解言已定之意也。知罪已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譏人如此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刑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舜於讎，寺人不放譏者也。箋寺人至此官。正義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寺人之言詩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上正路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曰之意，變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

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一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三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疏

三章

章六句至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  
 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  
 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絕焉。言  
 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  
 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  
 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  
 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  
 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  
 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為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  
 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  
 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  
 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邠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下  
 俗薄皆謂變善為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  
 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  
 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強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  
 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  
 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謂訓掌道方以  
 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乃箕子之與朝鮮大泊  
 之在勾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習習谷風維  
 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強改之耳。習習谷風維  
 風及雨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變云習習和調之貌東  
 志則恩愛成。谷音穀將恐將懼維予與女變云將目也恐懼前遭  
 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恐立勇反注將安將樂  
 下同女音故厄木又作阮於革反難乃曰反。將安將樂  
 女轉棄予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變云朋友無大故則不  
 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疏習習至棄予。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生長  
 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潤澤  
 陰雨以行其潤澤田風雨相感故潤澤德行以與良朋相親  
 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得成朋友恩愛相須



若是有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為且忠且懼當遭若厄之時維

我與汝獨受此難纔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棄我乎

不念恩愛之時也。箋東風至則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

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

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為文故云風而有雨則謂澤行

潤澤是雨之事但兩得風乃行則謂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

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澤。傳言朋友至相棄。正義曰言

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葛藟尋口其民機巧趨利是也

己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箋朋友至之甚。正義曰朋友

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

謂惡逆之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

樂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薄之甚也以序言

俗薄故於習習谷風維風及頽。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

而成。頽徒雷。將以將懼真子于懷。箋云實置也。置

反上時掌反。將安將樂棄子如遺。箋云如遺者如人行道

已也。實。將安將樂棄子如遺。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之或反。疏。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之後轉而升

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與良朋能法於善友使之道德益進

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

何為汝本且恐且懼若厄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

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

省無心念我也。傳頽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

頽扶搖謂之焱李烈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下也

扶搖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焱焱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

頽迴風從下上曰焱然則頽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

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

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

相扶謂之為頽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習習谷

為焱不復為頽也。詩言頽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習習谷

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崔嵬山巔也。巖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若斃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

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不萎葉猶有萎

高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崔嵬

回反嵬五回反又作嵬萎於危反長張丈反下同。巖若老反

志我大德思我小怨。成之謂也。堯七河反。疏。習習

習習

習習

習習

習習



怨。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若生長之谷風也。不屋猶善能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長之以與良朋白善能切磋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達不互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以與道德之進益雖至以成就之功百專通曉無能使色不有怨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有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故何為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傳雖盛夏至萎枝者。正義曰以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大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此言至小訟乎。○正義曰維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衍之土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難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為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為不恒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為

###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不得終養者一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蓼莪上音六下五河反。養餘亮反。注除鞠養也。藪養也。二字餘並同。疏

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待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箋不得至得見。○正義曰經言銜恤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亡連言病者以亡必用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持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蓼莪者莪匪我伊蒿。興也。蓼莪長大貌。疏云







大者受一斛是蠶六如餅也言餅盡矣對蠶盈言為蠶者  
是為主蠶者之取即蠶者也以蠶六似富眾餅小似貧寡然  
蠶餅並列俱以酌之則言多酌蠶而少酌餅以至於俱盡是  
均也猶上之賦役亦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  
役貧以至於俱盡亦為均也今餅盡而蠶盈盈者滿也是全  
不酌之辭猶俯役貧寡而富眾不行故言取者刺王不使富  
分貧眾血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眾者寡寡者之役  
而共之也言餅盡則蠶盈矣蠶既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為  
耻故知是為蠶者取以喻王取也。箋孝子至所至。正義  
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以非  
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既焉。鄭焉時實父兮生  
為其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父兮生

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  
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音

入腹我音故覆覆方福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云之德是也欲  
報父母是德昊天罔極也。音

天乎我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我  
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

釋詁文。箋父兮至懷抱。正義曰上章憶言父母此分父  
母而說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已為養我承

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為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  
或身離姬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反顧也徂反也

故為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則迴轉反覆之也腹我謂置  
之於腹故為懷抱以父母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南

山烈烈飄風發發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  
發然寒且疾也。飄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言民皆  
得養其父母我獨何害

得養其父母我獨何害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已  
故却此寒苦之害疏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已  
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為至難  
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日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莫不皆  
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害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  
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箋言民至之害。正義曰南山



者皆以己刺彼故言他得孝善已獨喪苦此則怨老之常辭  
且虐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閑諒之人故作者言已偏苦得稱  
民莫不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律律猶烈烈也民莫不

穀我獨不卒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也重

### 蓼莪我六章四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

是詩以告病焉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

**疏**大東七章章八句至告病焉正義曰作大東之詩

譚之大夫作是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已國之病困焉因民財

役以至於病是為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也七章之言

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力謂之役家此

文及傳箋皆刺賦斂重薄無終力役之事故哀我憐人箋云

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則亦可息也是欲息

其賦斂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項轉輸之勞即是役也

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

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財盡故唯言賦重

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衰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

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眾官

廢職由此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

章皆是若拍事而言則哀我憐人亦可息也是所苦之辭也

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

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己

怨而主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

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

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為譚

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海任於亂彼

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箋譚國至彼譚。正義曰解譚

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

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

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重也。有

**饑**益殄有採棘也饑也饑滿也饑熟食謂黍稷也採

獲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飢饉等以甘爵等為之

禮之數陳與者喻古者天子死予之因於天下厚。饑音蒙



音軌殯音除球音到又其牛反下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如砥直賦平均也如矢賞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矢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

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其之無怨○其音恭本又作恭○

瞻言顧之清焉出涕也瞻反顧也清涕下貌箋云言我

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瞻音卷本又作

着濟所為反說文作清云涕流貌山曼反出如字徐尺遂夕

子為反○疏○黍稷之殯也○有持然長者轉木獻肉之比也

答始至主人以簋盛殯以匕載皮而待之是主人供承之意

於賓客厚也以與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直與

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

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

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仿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

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供之既君子

履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

世已過而去瞻然迴反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豈不可值

由此清焉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偏役也○傳錄滿

至赤心。正義曰簋以盛殯錄為其狀故知錄滿簋貌也主

人供實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

皆簋盛稻梁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據為匕之狀故知長

貌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

鼎以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胾既大故須

周道如砥其直如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瞻言顧之清焉出涕

也瞻反顧也清涕下貌

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

出涕傷今不如古

瞻音卷本又作

着濟所為反說文作清

云涕流貌山曼反出如字

徐尺遂夕子為反

疏黍稷之殯也

有持然長者轉木獻肉之比也

答始至主人以簋盛殯

以匕載皮而待之是主人供承之意

於賓客厚也以與古者天子施予之恩

於天下厚也直與恩厚又法制齊均

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

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

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

君子皆共法仿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

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

以視而供之既君子履其厚小人視其











我譚國勞苦之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新畜是獲刈之薪者尚以為可存載於意當薪而掌之以為家用故不欲仇泉之所侵也况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王之所斂也此以仇泉比周王劉新之人措已新猶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仇泉之侵獲新下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劉新者無惜薪之崇皆互見也鄭唯獲為木名尚為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餘同傳例寒至憚勞正義曰十月云一之日栗例是凶為寒氣也說文例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仇泉元出元出以出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仇仇則出是側出曰仇泉也獲讀如獲稻之獲故為刈也薪當折之即云刈者蓋木之細者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亦有哀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雙獲落至為新。正義曰獲落釋木文在釋木故為木名某氏曰可作新。皮也繞物不解郭璞曰獲音獲可為木名某氏曰可作新。其林可為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新。東人之子職然力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 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東人譚人也來粲也西人

貌夢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此言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編則言眾官廢職如昇而舟人之子能罷是爽

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畿官使搏熊羆在真氏充氏之職。彼皮反截音接字又作楫近附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私人至是試

私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疏。毛以為言衰羣小得志。僚力勝反字又作寮同。見謂以為勤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懼之也其西人京師之子則有粲粲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驍

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載之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為衣裘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衰已所以備苦。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為異具在箋。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



之大號快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詰文以不被  
勞來為不見勤故米微序曰林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箋  
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若則知西人為逸豫西  
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屣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  
衣履不能順時况國人乎此詩譚大夫所以安已國之病首  
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從此以下非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  
以下言周道衰也所言道衰唯有一事其所以不言王政偏則  
言眾官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非從此盡不  
以其幾言政偏翰翰佩璲以下言眾官廢職也其文雖多意  
唯此二事故總解之。箋舟當至之職。正義曰變以此章  
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衰而對是試則周人  
私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為異又  
是試為上之所用則是衰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  
知舟當作周衷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  
為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者謂在周有功臣之  
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裘明遺賤人求捕熊羆  
知在賤氏穴氏之職秋官真氏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真  
氏掌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敗之沈氏掌攻鼯獸  
各以其物火之注云鼯獸能羅之屬冬載者也而熊羆亦  
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黎黎衣屣西人

卷之九十三之一

十一

伯

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  
之世莫不愛受群小斥逐賢哲故議度之徒多有逸樂功成  
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衰此  
賢則辭各有為不相害也。傳私人私家人。正義曰此云  
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甲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高  
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為王卿士無其家臣為私人故傳曰私  
人家臣也有句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或以其酒  
便私人撰以臣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

不以其漿

或醉於酒

翰翰佩璲

不以其長

云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翰翰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  
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翰胡天反字或作璲  
音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天何也有光而無所明  
云而無督察之實。監古

反閻音開字亦作開。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踞貌  
反也。襄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日莫七反一移因謂之  
七襄。跂說文作岐立或反徐又立婢反更音東歷也。疏

或以至七襄。手以為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為官令其醉  
或不至七襄。不見任用不得其幾者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



其德也。維天之有，漢仲、盤、瓊，亦有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  
無明。今佩璣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豈然三隅之形者，彼  
織女也。終一白，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其向曾有織  
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乎。鄭雅言佩璣  
云是玉也。故韜韜為玉貌。璣，瑞器也。郭璞曰：玉璣也。禮以  
玉為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璣  
者，以瑞玉為佩。玉璣，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前云：韜韜  
韜，韜刺素餐也。某氏云：韜，韜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傳：漢  
天至所明。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句精上為天，漢揚泉物  
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  
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天  
何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  
有名無用，以為義。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為義者，以言監亦  
有光，是嫌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為喻。其女牛箕斗各自  
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之者，以  
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摠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  
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為星名。箕斗又有南北相配  
維畢，畢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者，牛女言其親，箕斗言  
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無所處，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遺

大輿亦曰四十一

卷九十三之一

十一

言置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傳：跋，隅貌。襄反。  
正義曰：說文云：此項也。字從七，絲，絲云織女三星，跋然如  
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跋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  
曰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箋：襄駕至七襄。正義曰：襄  
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鄭之肆謂止舍也。而天  
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合即肆矣。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  
辰為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  
以人事言之耳。書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  
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能  
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能  
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兩駕則。皖，彼牽牛不以  
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皖，彼牽牛不以  
服箱。皖，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  
箱息，羊反。何鼓，何可反。東有啓明，西有長庚。謂明星  
又音何星名，牝，煩忍反。

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箋云：啓明，日也。有採天畢載  
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貫光也。

施之行。採，畢貌。畢所以助載，鬼也。何當見其可用乎。箋云：採  
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鬼也。何當見其可用乎。箋云：採



已疏

雖則至之行。正義曰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

去見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  
有名無成也又皖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  
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此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  
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導乎又  
有球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  
而已亦何曾見其播兔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  
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傳何鼓至之箱。正義曰何鼓  
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釋  
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何鼓亦名爲  
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  
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此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  
故此服也車人言大車此服二箱又三分箱之二注云大車  
平地載任之車此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較之內  
謂之箱用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  
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  
傳曰日至東續。正義曰言日出者且猶明也明出謂繼晨  
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東續釋文  
日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

李充十二

十二

伯

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  
舍今日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  
矣長庚不知是向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  
星未能審也。傳棟畢至掩兔。正義曰上言棟長貌此云  
畢貌亦言畢之長也篤焉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駟無  
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  
以掩兔也。變祭器至鼎實。正義曰持牲饋食禮曰宗人  
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又蓋爲其似畢星取名  
焉主人執畢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兔祭  
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  
星名象所出也畢之畢又取象焉而維南有箕不可  
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雙義爲長。維南有箕不可

以穀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

北有斗西柄之揭

維南至之揭。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西則有

疏

維南至之揭。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西則有

反徐疏 維南至之揭。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西則有



星不可以揭與其酒漿所以不可以載挹者維南有箕則其  
身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  
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此揭下言酒漿則  
載挹其舌古文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載之須舌猶  
挹之傾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案二十八宿  
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  
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  
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而斗在北故  
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  
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為南箕為此也。傳翕台。正義  
曰言合者以天星眾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  
也。箋翕猶引至相近。正義曰鄭以為箕星躡接而舌廣  
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並也  
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躡  
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

###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

### 並興焉疏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正義曰四月詩

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  
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  
也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  
民莫不穀是怨亂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若王  
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  
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  
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祖暑之下注云詩人  
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關二時之祭後當復  
關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  
祖獨赫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案此  
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  
說聖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  
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為譏又行役之人固  
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為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  
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共從  
如鑄此言首章一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彌應多  
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宣廢闕多時反不恨  
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為如適之祖皆謂







故以始言之。祖訓為性。今言祖。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日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以毛言。祖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祖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祖東山為到東山。是祖為始義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夏。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箋云。我先至亂世。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待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秋曰。淒淒。日卉。具。朕。康。康。也。卉。草也。朕。病也。箋云。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與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康本亦作。棲。七。西。反。卉。許。貴。反。朕。牙。非。反。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疏。秋。日。至。適。歸。詩云。變也。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箋云。瘼。病。漸。之。也。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疏。秋。日。至。適。歸。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亂。瘼。音。莫。秋。日。至。適。歸。使。百。草。皆。披。凋。殘。以。致。傷。病。以。興。幽。王。之。惡。有。貪。殘。之。政。由。此。貪。殘。之。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箋。今。政。至。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災。滅。盛。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枯。亂。者。也。是。也。夕。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之。歸。於。亂。也。夕。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虐。慘。毒。之。政。如。多。日。之。烈。烈。矣。其。亟。急。民。莫。不。殺。我。獨。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亟。紀。力。反。民。莫。不。殺。我。獨。何。害。箋。云。殺。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疏。箋。我。獨。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寒。之。苦。因。上。文。以。寒。喻。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箋。云。嘉。善。善。侯。維。也。山。故。言。寒。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踪。如。夕。反。廣。雅。云。獲。也。令。力。呈。反。音。頌。廢。為。殘。賊。莫。知。其。六。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

歸之子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箋今政至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災滅盛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枯亂者。也。是也。夕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之歸於亂也。夕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虐慘毒之政。如多日之烈烈矣。其亟急民莫不殺我。獨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亟紀力反。民莫不殺我。獨何害。箋云。殺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疏。箋我獨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寒之苦。因上文以寒喻。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箋云。嘉善善侯維也。山故言寒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踪如夕反。廣雅云。獲也。令力呈反。音頌。廢為殘賊。莫知其六。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

歸之子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箋今政至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災滅盛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枯亂者。也。是也。夕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之歸於亂也。夕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虐慘毒之政。如多日之烈烈矣。其亟急民莫不殺我。獨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亟紀力反。民莫不殺我。獨何害。箋云。殺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疏。箋我獨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寒之苦。因上文以寒喻。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箋云。嘉善善侯維也。山故言寒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踪如夕反。廣雅云。獲也。令力呈反。音頌。廢為殘賊。莫知其六。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

歸之子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箋今政至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災滅盛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枯亂者。也。是也。夕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之歸於亂也。夕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虐慘毒之政。如多日之烈烈矣。其亟急民莫不殺我。獨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亟紀力反。民莫不殺我。獨何害。箋云。殺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疏。箋我獨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寒之苦。因上文以寒喻。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箋云。嘉善善侯維也。山故言寒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踪如夕反。廣雅云。獲也。令力呈反。音頌。廢為殘賊。莫知其六。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







叛矣亦既有昔叛王命固當自相若長是大能子小紀理也  
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商頌云達彼殷武奮伐荆楚是  
殷之中年楚已背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齊荆羊實與楚  
相相干也南有荆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  
未必有兵以吳亦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  
之君不書葬自吳楚相迫故鍾言之也變公王至不如此正  
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及之境故六月變云公出征以  
正王國之封畿被爾逐魯執正中國也此疾王之惡也言盡  
病故為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以兵甲之事勞怨之  
使不得安寧故群臣諸侯有士也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太  
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紅漢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  
臣義故注以為荆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處  
王武丁已伐荆**匪鵠匪鳥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  
楚是舊貪殘也

**逃于淵**

鵠鵠也鵠為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變云鵠  
然也非鵠為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也民性  
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也鵠飛九反字也作鵠  
以專反鵠也鱣張連**疏**匪鵠至于淵也毛以為鵠也蓋也  
反鮪于軌反鵠音耶

鵠非為也何故貪殘鵠暴也鳥之高飛至天也鱣也鮪也長  
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也今鵠者非鱣非鮪也何為隱遁定亂如  
魚之潛逃於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儲道不可  
得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鄭以為王政亂虐下民逃藏  
言若鵠若鳥可能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  
非能然為驚駭避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而逃者非能  
然而然者為驚憂畏亂政故也○傳鵠鵠至天淵也正義曰  
說文云鵠鵠也從鳥而為聲字異於鵠也鵠之六者只名鵠  
孟康漢書音義曰鵠大鵬也說文又云鳥鵠鳥也鵠鳥皆殺  
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前  
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鵠為也何則貪殘驕暴  
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為潛逃以避亂孫綽云貪殘之  
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與鱣鮪道不可得而用  
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箋喻民至  
政故正義曰箋以上章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  
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自言尺之困病故以為喻民逃走畏  
亂政

**山有蔚檉隰有杞桋**

此杞桋也檉赤桋也箋云  
反不得其所傷之也○按居月反桋本亦作**君子作歌維**

黃音夷拘音苟檉音計桋音華反以霜似反



以告豆

雙云告哀言

疏

山有一百良。正義曰言山之有蔽蔽之葉曝之有杞棟之木

是某生於山木生於隙所生皆得其所以與人生處於安樂以得其於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歲亂驚憂失性草木之不知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於一友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閔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傳棟赤棟。正義曰釋木文曰曰白者棟舍人曰棗名赤棟也其氏曰白色為棟其色雖曰為名同江河間棟可作棗。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說也皮理錯矣好業。生山中中為車網白棟葉負而岐為木大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

不得養其父母焉

注喻已同養餘亮反。疏北山大

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至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朝夕從事是已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刺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焉。我父

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也。言我

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已行。借借士子朝夕從事借借士

子有王事者也。雙云朝夕從事言不得。王事靡盬憂我

父母。雙云靡盬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

疏。陟彼至父母。正義曰言有人登彼北山之上有云我

非且矣。以與大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事其勞也。此

得其事者時王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行役不

使已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於我父。漁天之下矣。非王

之。王臣。王之大率循舊徑也。雙云此言

矣。向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傳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音普濱音賓。惟魚佳反。字又作崔。



**賢** 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疏：傳：大

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正義曰：傳：大釋：文：釋：水：云：儲：水：涯：徐：炎：曰：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儲：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

其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知：聖：人：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

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瀛是四畔，近水

之處，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之憂，言率士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物以類聚時政者或勤者無事不... 亦具失答但本意與傳異耳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之將事反見諸善疏義曰作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

自悔並小人並疏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

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其任茲負及已故悔之也以將進小

人後致病累可為鑒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

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

而我子文以諸侯之良德未及於子玉况無將大車自

夫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每辭也

塵兮大車小人之所將也君子為之不其勞以喻大夫而

進舉小人也適自作憂累故悔之也無思百憂祇自底

今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衆小事為憂適自病也

疏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

於已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已小人

居職百事不幹已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後人言無思百

也。正義曰冬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也載任

無思百憂不出于類

無將大車維塵



古通反沈 無將大車 維塵雍兮 雙云雍猶蔽也。於勇反字又作雍。又於用  
無思百憂 祇曰重兮 雙云重猶累也。直龍反又直所反。

###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 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疏 小明五章上三音章十二句下二音章六句至亂也。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也。謂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令已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令而悔仕者以牧伯大夫雖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事云莫等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一章皆悔仕之辭雖摠為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連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訟其戚是憂恨之語故箋云悔仕之其自訟其戚是憂恨也。

明明上天 既臨 明明上天既臨

下土 箋云明明上天喻下土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士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察理天下之事也。

我征徂西 至于先野 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 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初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則更夏暑冬寒矣。尚遭亂世勞苦而悔仕。○先音求更音庚。心之憂矣其毒大苦。箋云憂之甚心中如念彼其人涕零如雨。其人請共爾位以待賢者。豈不懷歸畏此罪罟。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疏言明明至罪罟。止義曰羅網我故不敢歸爾。言音古。言明明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而物咸亨也。以喻上者受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觀察勞逸不均令已獨遠。信我行往之西方至于先野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尚不歸其德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為憂愁矣。其則如詩。

明明上天 既臨 明明上天既臨

下土 箋云明明上天喻下土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士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察理天下之事也。

我征徂西 至于先野 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 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初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則更夏暑冬寒矣。尚遭亂世勞苦而悔仕。○先音求更音庚。心之憂矣其毒大苦。箋云憂之甚心中如念彼其人涕零如雨。其人請共爾位以待賢者。豈不懷歸畏此罪罟。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疏言明明至罪罟。止義曰羅網我故不敢歸爾。言音古。言明明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而物咸亨也。以喻上者受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觀察勞逸不均令已獨遠。信我行往之西方至于先野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尚不歸其德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為憂愁矣。其則如詩。

明明上天 既臨 明明上天既臨

下土 箋云明明上天喻下土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士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察理天下之事也。

我征徂西 至于先野 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 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初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則更夏暑冬寒矣。尚遭亂世勞苦而悔仕。○先音求更音庚。心之憂矣其毒大苦。箋云憂之甚心中如念彼其人涕零如雨。其人請共爾位以待賢者。豈不懷歸畏此罪罟。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疏言明明至罪罟。止義曰羅網我故不敢歸爾。言音古。言明明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而物咸亨也。以喻上者受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觀察勞逸不均令已獨遠。信我行往之西方至于先野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尚不歸其德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為憂愁矣。其則如詩。

明明上天 既臨 明明上天既臨

下土 箋云明明上天喻下土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士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察理天下之事也。

我征徂西 至于先野 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 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初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則更夏暑冬寒矣。尚遭亂世勞苦而悔仕。○先音求更音庚。心之憂矣其毒大苦。箋云憂之甚心中如念彼其人涕零如雨。其人請共爾位以待賢者。豈不懷歸畏此罪罟。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疏言明明至罪罟。止義曰羅網我故不敢歸爾。言音古。言明明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而物咸亨也。以喻上者受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觀察勞逸不均令已獨遠。信我行往之西方至于先野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尚不歸其德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為憂愁矣。其則如詩。

明明上天 既臨 明明上天既臨

下土 箋云明明上天喻下土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士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察理天下之事也。

我征徂西 至于先野 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 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初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則更夏暑冬寒矣。尚遭亂世勞苦而悔仕。○先音求更音庚。心之憂矣其毒大苦。箋云憂之甚心中如念彼其人涕零如雨。其人請共爾位以待賢者。豈不懷歸畏此罪罟。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疏言明明至罪罟。止義曰羅網我故不敢歸爾。言音古。言明明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而物咸亨也。以喻上者受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觀察勞逸不均令已獨遠。信我行往之西方至于先野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尚不歸其德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為憂愁矣。其則如詩。



之大若然由江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困若而悔之念彼明  
侯具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佛袂零落如雨然  
雖時無此人根本不隱與以待之也又言已勞苦一狀我豈  
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恐觸其羅  
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箋明明至以刺之。正義曰言照  
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唯中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  
之照也昭而年左傳曰日上其中易豐卦彖曰王宜日中以  
王明之光照臨天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令明如天日  
者以王者繼天理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  
是也。傳荒野至朔日。正義曰野是遠稱荒蓋地名言其  
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爾雅四荒之外遠  
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荒是遠  
地故言荒為遠辭非即彼之四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  
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  
耄遂于荒謂在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  
月而至假令還以朔到尚六十日也以月行五十年之則三  
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知定  
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言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尚早故以  
朔為吉周九正日之吉亦朔日也。箋詩人牧伯之大夫。  
正義曰知者以三。正。往。于。荒。野。是。遠。行。也。之。辭。又

手

六二

曰我事孔庶是行而有事引征役之言是迷事明也迷事者  
唯牧伯耳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有聖曰諸侯亦  
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皆諸侯使大夫者以二使之存  
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主至則當還不應云我事孔庶  
歲莫不歸故不以為王之大夫也牧伯部領一州大率二百  
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  
言政事愈繁也如此則為牧伯之大夫於事為宜故也且牧  
伯之大夫不在王之朝廷今而為王所若所以於梅切且然  
則牧伯大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梅仕者此之勞後由  
王所為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已多勞故怨王而悔  
仕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單言之直牧  
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大夫不必專候牧之  
伯一人而已。箋共人至之君。正義曰下云靖共爾位與  
此共人文同此大夫梅仕於亂世則思不亂而明德者仕之  
故為以待賢者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滿王之惡備被  
天下士無二王不得與有天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出之  
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商本曠坐待待明君不當事於  
朝廷今仕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其人無故冒此  
亂出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不章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以於於時亦無明君可令



友往仕之正費待之耳此所念者言我往矣日月方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

際曷云其還歲去云莫除陳生新也莫云四月為除舊我往矣

自謂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或謂尚不歸焉慮反知守若依爾雅則宜餘寄二

我獨今我事孔庶心之憂矣言我不堪

眾也我事獨甚眾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亦作瘳向

睠睠懷顧多云睠睠有往仕之志也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疏昔我至謹怒。毛以為大夫言昔我初往向元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我初發即云向

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閑逸念我獨憂事兮我事甚

繁眾也由此心之憂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閑暇之時憂若如此悔仕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睠睠然思懷反顧

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言鄭唯方除為

於元野之時四月中也於平而望旋反餘同。傳除陳生新。正義曰上云二月初言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與傳曰暖即春温亦謂二月。箋四月

至不得歸。正義曰四月為除釋天文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數

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后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方除之下即云曷云其還是至即望歸故云至于元野以四月自

謂其時將即歸也言歲事云莫是未歸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始行

之辭此得為往到元野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為始行據彼言之為往到自歲事云莫以下皆是社彼之辭故

謂初到彼地為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與又與此同洪

範庶幾曰燠曰寒寒為冬則燠為夏矣若毛以方燠為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雷不可云

燠且爾雅雅四月為除故據以易傳也

昔我往矣日

月方與燠也。遺於戰反於乃路反曷云其還政

事愈感歲事云莫來蕭穫叔感促也箋云愈益也何言其



至於政事更益促志歲晚乃至采蕭獲菘心之憂矣自

尚不得歸○慶子六反獲戶事反枝音叔

詒伊戚戚憂也○慶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任自責此憂悔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豈不懷

歸畏此反覆見罪○覆芳福反注同嗟爾君子無

恒安處箋云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

慮反○慶昌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靖謀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具式別穀善也

有明君謀其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共

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乎命不汲汲求仕

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治直吏天祐晉又本

或作右又○疏差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無仕亂又

作佑並同○疏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已悔故差爾而

深戒之嗟平汝有能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處之趣謂

不要以仕官為安也且安以行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

謀具汝之爵位其士在於是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為之者此明

君能得如具為神曲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勿

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為神明

聽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箋云女至擇

木○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未仕

者無常安之處謂履之與仕所安無常也安安而能遷者無

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處

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而居人之

心之憂矣自

詒伊戚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

歸畏此反覆

恒安處

慮反

靖共爾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鼓鍾刺幽王也疏

鼓鍾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幽王明矣。鄭於中侯屋河注云：昭王時鼓鍾將將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之憂傷。

箋云：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將七羊反，湯音傷。比，志反。為

干偽反，下同。犧象，素。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箋云：淑，善也。懷，善也。允，信也。不忘，不忘也。言君子之德，如日之

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疏：鼓鍾至不忘，毛以為言幽王之會諸

之鼓擊其鍾而聲將將然，只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云諸侯，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傷

悲傷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於其所禮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以此為正

樂為異其文義，則同。傳幽王至憂傷。正義曰：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也。今幽王用樂不與德比，言所謂

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為淫樂。王其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僕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為。王肅云

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

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以言師非土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乘而作之，故

并會諸侯也。○箋為之至尤甚。正義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服虔云：犧象，魯禮犧尊象，尊

也。嘉樂，鍾鼓之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之到者，以證樂事，故亦言

樂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為先王之樂者，以平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與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

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也。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聲，先諧以雅以南，所以其正，直廣所及，以篇不借，又為和而不

習，善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上不知幽土，曷為作先王之樂於

音水之上。且云：言之說，箋義為長。如疏此言不信，毛為會諸



僕也。變心上下不言諸侯或亦以。鼓鐘唯唯淮水消

消憂心且悲。皆音皆消戶皆反。淑人君子其

德不回。同邪也。鼓鍾伐藜淮有三洲憂心且如。藜也。

三洲注上地地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藜古毛反。長丈

二尺。妯勑留反。徐又直留反。郭音爾。雅盧淑反。又音迪。○淑

人君子其德不猶。猶若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疏。藜

至不猶。毛以為幽王會諸侯而示之淫樂。鼓擊其鍾。伐擊其

藜。於淮水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為之憂。然於心且為

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

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為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鍾伐

藜。於淮上。賢者為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

禮法為病者。類上不忘。不回。故以猶為瘡。瘡是病名。與上類

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

以彼二文。知猶瘡相近而誤。○傳。藜大淮上地。○正義曰。藜即

皐也。古今字異耳。轉人云。皐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也。藜也。

三洲。藜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箋。地之言

悼。正義曰。以類上傷悲。故為悼也。○鼓鍾欽欽。鼓琴瑟。鼓琴瑟。同音。

以。鼓。欽。言使人樂。進也。笙。鼓。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曰也。

雅以南。以箏不僭。及也。東夷之樂曰箏。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

西。東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箏。以爲箏舞。若其是為和而不

也。周樂尚武。故謂之舞。為雅雅正也。箏舞文樂也。○箏。以怕

反。樂器。箏。七心反。沈又子念反。又楚材反。轉本又作。味音。味

又莫戒反。○疏。鼓鍾至不僭。○毛以為幽王既作淫樂。失所

禁。居。陰。反。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嚴擊其鍾。則其

聲。鉦。鉦。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

方。之。笙。箏。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

箏。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再。所。以。為。王。者。之。雅。樂。以。為。四。方。之

南。樂。又。以。為。羽。舞。之。箏。舞。如。是。音。聲。各。合。節。奏。得。所。為。和。而

不。參。差。也。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為。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

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中。也。以。為。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

水。之。上。失。其。制。故。此。言。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

琴。吹。箏。竹。之。笙。也。土。石。之。箏。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



鍾皆同其声音不相奪命之八以為雅樂之萬舞以為南樂之  
更舞以為羽籥之舞舞此三者皆不階差又作不失處故可  
為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傳欽欽至皆同。正義  
曰此欽欽亦鍾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  
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  
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鍾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  
等亦得所也。以鼓瑟鼓琴類之故鼓鍾為擊鍾也樂器多矣  
必以鍾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鍾立簿謂之金奏具  
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  
謂其磬為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昨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  
鍾其南籥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東  
方為笙磬舉磬則鍾籥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知  
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  
東為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琴瑟同音至克。正義  
曰以上言鍾及琴瑟是琴瑟為堂上鍾為堂下故為笙與磬  
俱在堂下以配鍾而同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  
克諧八音克諧尚書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去言曰太師  
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鍾也石磬也土埙也  
革鼓也絲琴瑟也木祝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三三鍾琴  
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

小大舞の

正一十六十三

三

制

傳為雅至階矣。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言  
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為雅也。三者  
以為此舞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為籥舞明其上皆為  
矣若昇和者若知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  
是乃為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  
故謂萬舞為雅是以先言雅也。南笙籥者進之以籥句以上  
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而其樂器  
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太王者德廣能所以故舞之  
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為均中國也  
即為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為舞以  
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  
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曾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  
曾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旌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  
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鉤命訣云東夷  
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此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  
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用時養也。西方用時殺也。此方助  
時藏也。然則言味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  
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為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  
任此為南其實一也。定。朱離其義不言於此言南而得  
其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山象胥之職以通譯











介景福 為酒食獻之也。先王既死，尸使奠大也。以黍稷

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射，勸之，所以助孝子受之也。

大福也。受湯梁反，音又坐才，用反，為其于德反也。此

至景福也。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反棘也。我明

乎言我楚楚然也。既種而值陰陽和風雨時，萬物蕃盛，何

所種之黍稷與然，我所種之穀，翼翼然，若茂盛也。大皆謂成

及秋收而治之，我君之內既得，痛矣。我使之大維，積一億也。

明王乃以黍稷為酒之與食，以獻也。其先祖也，謂樽之酒

以灌，朝醜酌醴，饋助酌益，以獻也。至於尸，酌以酢，諸巨皆為

用酒也。借饋，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焉。尸

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南勸之，由祭花以禮神，所設，其成以得

大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以介為助，餘

同。傳楚楚然，棘抽除也。正義曰：經言楚楚者，其并言

棘者，以楚言楚楚，棘抽之棘，言抽明楚楚，數楚云云。辭也。

楚楚然，至互辭。正義曰：楚楚，棘抽之棘，言抽明楚楚，數楚云云。辭也。

生細，葉子有三角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大

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共食之。政一曰食，是也。傳三農，謂

農、賁、織也。正義曰：有田言曾，如深此，聚穀也。又曰：三

餘之，更如也。如京，是積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

欲以萬箱，載我千倉，納更。是更未入倉矣。故曰：雲積，三

積聚之九章，業術，術平地，變粟是也。周語云：野有使積，三

唐尚書云：十六，曰：更，昭謂此，更，昭謂此，更，昭謂此，更，昭謂此。



為國之主故舉黍稷以為穀穀順上我黍稷之文上言黍稷  
乃是天下民田統以充之矣耳以為酒食文承其下則以稅  
得之粟為酒食矣宗祭義君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積田黍  
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必  
祭祀所用皆所親為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  
賓是用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摠辭也終祭皆  
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也言先  
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祭而而言也下章云以往烝嘗則時  
祭也時祭堂自禰以上而言先祖者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  
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安佑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總  
於祭因在其前則為灌及朝饗矣安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  
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安也為其嫌不飽祝  
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入祝延  
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饗祭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  
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為  
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此方升坐於立北焉即郊  
特牲曰舉羊角詔受尸注云受安坐也尸始入與奠正若奠  
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也或以時  
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大子  
受公卿為尸尸為天子所受已有為臣之嫌故言嫌不也

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也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  
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鳥鷩云公尸來燕來寧注云尸來燕  
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則尸意安而濟濟踳踳  
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釋祭故尸安也。濟濟踳踳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濟濟踳踳

容也亨註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有容  
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  
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  
之者。濟子禮反大夫之容也第七羊反上之容也亨普更  
反注同肆音四註本又作脰而其甚反齊才細反下或齊同解  
剝上佳買反下邦角反有肆他歷反解肆也奉芳勇反又如  
字。祝祭于枋祀事孔明枋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

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其明。  
初補彭反說文作藜云門內祭先祖所往佳也處昌慮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皇大保安也箋云皇也先  
皇大保安也箋云皇也先

祭之其鬼神又安而亨。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  
祭於○睚于况反下篇同。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齊濟至無疆也。毛以為古之

義齊濟然踴躍然其甚皆敬慎乃鮮繁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

往為冬烝秋嘗之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職事司徒奉司牛馬

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繁此性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利

之者或身者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

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祐既羣臣

格勸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繁門矣以此知先在之精

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欲饗之既為所饗故令孝孫

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夫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

境也由臣助得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

且又廢職故神所不欲降之喪禍故刺焉。鄭唯或肆或將

者是皇為異既或身而黃之七載而出或有神

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為事之次又先祖之神

孔明故於是精氣歸睚之餘同。傳齊濟至其

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踴踴是有容也祭祀之

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齊濟踴踴也亨謂黃之使熟故云

言文郭朴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

注云牙若今屠家懸肉架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也

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為當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而

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

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箋冬祭至進之者。正義曰據

四時則嘗先於烝經先烝後嘗便文耳不言祠約者王肅云

舉盛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祀各有

其事者解其每事言或由名有所司故也禮運曰應其粗熟

其殺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燜之豚解腥之是

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燜之且蒸熟之

者體燜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生羊注云謂分別骨

體之燜燜以為烝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牲牲少牢之體

每云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

祭禮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饗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

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饗也身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

齊職外內饗之舉身黃則蒸熟之者是身人也外饗者外祭

和之割亨供其脯脩刑撫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

於俎是外饗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

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

肉曰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群臣助祭各有所

掌故稱奔走既在廟奉持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祭

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















生民傳曰傳火曰燔飢葉傳曰加火曰燔對燔多者為近燔  
故云傳火加之燔其實亦多非燔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  
於燔酒之肉特注云燔是肉是燔亦多也且燔亦多為燔而  
貫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注云燔多  
長短若非燔而炙之何自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亦燔  
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燔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為之此文承  
為祖之下言執事者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燔者  
燔之於燔此燔多為之於燔禮有燔肉多用於燔所用以此  
知非報陽燔燔之事故易之也此為巨孔庶若正祭則先為  
巨然後燔燔祭則先燔後燔知者少年正祭云主燔燔非燔  
醢醢主人乃獻尸案有司徹大夫實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  
也○傳莫莫至賓客○正義曰自以孔庶為其眾故云其眾  
清靜而徹至由治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能為巨其多若燔  
踰不恭則不能也此巨實則燔燔也周禮人注云凡燔者  
必先醇乾其肉乃坐之雜以潔麵及蒸清以美酒塗置餅中  
百日則成矣然則為巨先祭而豫作此本而言之非當祭時  
也巨內蓋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為兼二羞也亦有司徹  
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前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  
行○角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室中之羞

其當則饌餌粉養其巨則食絲食庶羞羊膳豕膳皆宜  
醢房中之羞內蓋也內蓋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  
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  
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毛又以巨言其眾為  
過常之辭而云為賓為客則所為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  
所用至饌又用之故云釋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釋祭可以  
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為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為薦是為  
客也釋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為賓也○箋君親至  
膳美○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也稱之為君也婦有君  
始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羞也釋言又舍人曰庶衆也膳  
多也釋炎曰庶豐多也云然則豐股亦肥多之義爾雅既  
有此釋且以為祖孔碩類之宜為內其肥膳故易傳也天官  
九賓職曰贊右膳庶羞是而夫人主供膳自此論天子之  
事言右足矣非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之於其國與王治同故  
通言之由后主供膳豆故為巨實必命有司今取肉物肥膳  
秉首言物者邊曰有非由者也若果與及豆與糗粉之屬下  
用肉故言肉物也亦夫人以膳豆也朝事饋食之屬豆  
右膳之豆於周禮加饗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出焉為之  
而此言君親為巨為賓為客者以後夫人物主之故也○箋  
於主人至也語○正義曰此特於少年成有其事也



禮終尸皆命祝以振於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振也告之下即云相齊孝孫故知以振之物往與主人其振之物即下箋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上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振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即云相齊孝孫以物予主人明是告之使受振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諒即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性少年皆受振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博其辭故並稱工祝致告。箋必必至之意。正義曰以其馨香宜重言故云必必必必芬有馨香者美也以此敬祭祀門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馨香也由飲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頌而即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有法矣謂來必豐此不之少也振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振辭之意言振辭之意耳此非振辭。傳緩疾也。禮固。正義曰王肅云蔬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箋齊成取至勅之。正義曰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為臧取非訓齊為臧取也以上言振之意此言振之事黍之特性少年而事有似故說為振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庶殊故禮數有異耳少年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匙上佐食兼受搏之以受尸尸執以命祝率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

禮記卷之二十三

十三

而以西振于主人曰既祭振辭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齊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饗受齊黍主人嘗之幼諸內是大夫受振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巨執以親振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誓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與特于季指卒用拜尸答拜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饗受是士受振之禮二禮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齋者因事託戒欲其重按齋此言備取黍稷牢肉魚者以齋者是裁取諸物故知備取也知祝取之者振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畢此故為祝也知孺于醢者以醢亦曰在備取之中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醢孺于三豆有孺醢之事此既備取以振天子天子當首之故知孺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凡受之特性尸親振少牢命祝振此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振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菹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性少牢皆受以菹此經云既筮故知受之以筮也此亦宰夫特性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為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釋振辭以勅之少年振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得于天百榘于曰眉壽百年



勿替以之是一大夫之假辭也天子假辭無以言之此求辭  
爾極時萬特億是其辭之略以少年假辭準之知天子假辭  
必多於是波先設假辭乃假以忝此先以假子之乃釋辭者  
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相資孝孫  
是假之事也求錫爾極是假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假之禮  
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慎又無所主  
受假之禮。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祖位立祝致

告 致告告利成也第云鍾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  
畢禮或作祀。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

聿歸 皇大也雙云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  
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諸宰君婦廢為不遲 廢去  
也尸出而可徹諸宰撤去諸饌君婦適豆而已不遲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 燕而盡其私恩變云祭祀畢歸賓客且  
肉 疏 禮儀至燕私。正義曰此受假之後言祭畢之事故

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主人孝孫於此之時則  
口言利養之成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

敬於事其撤去俎百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其諸  
能然故舉以刺之。雙鍾鼓至利成。正義曰以禮儀既畢

而擊鐘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即  
禮儀既備是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

適彼之辭而特性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  
平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

也此云祖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性告利成是致  
致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祖位即云致告故云於是致  
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階下告利成也

若然特性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  
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



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  
之義命當曰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  
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  
尊備儀盡飾益有節文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  
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  
此云皇尸載起即彼尸謬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  
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亦  
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彼士荒告主  
人利成尸即謬大夫則祝入乃尸謬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  
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為差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平注云  
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傳皇大也。正義曰箋  
依釋詁以皇為君稱君尊之少平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為  
犬言尊大之尸亦君義。箋見皆至於天。正義曰言皆辭  
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  
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神醉而尸謬送尸  
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焉特牲少平注  
皆依釋三云誤起也又解以鼓鍾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  
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家  
以送往此鼓鍾送尸者以哀其享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  
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氣之氣郊特牲云厲氣歸於天  
故言神安歸於天也。○贊尸出至為敬。正義曰案特牲少  
牢禮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焉亦徹之故此繫于尸也知  
諸宰徹去諸饗君婦饗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  
后薦徹豆饗知君婦饗豆而已餘饗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  
無徹饗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亦祖王云膳  
夫親徹昨俎昨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饗者膳  
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  
之宰言諸宰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  
諸地祭未嫌其情慢故言以疾為敬。箋祭祀至骨肉。正  
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  
肉特牲少牢皆曰祀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  
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昨俎  
豆也設于東序下注云昨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  
燕也是祭未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  
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脰膾社  
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  
使石尚來歸脰同姓得肉者彼謂也。樂具入奏以緩後祿  
不執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樂具入奏以緩後祿

爾殺既將莫然具慶

緩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  
箋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



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復扶又反。既

醉既飽小大執豆自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猶長幼也

孔惠孔時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長張丈反。

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替廢引長也。箋云小大

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頌子孫疏樂具至引之。正義曰以

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

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尚贊樂祭後

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鍾樂之又爾之殺蓋既

行之長幼皆備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

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

皆再拜誓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嘗君飲食使

君得壽考之福也。祭其順於禮甚得其時唯君德其能盡此

順時之美願君之子孫出出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

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具慶也。今士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

燕師至其歡。正義曰案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

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

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

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

下是慶辭也。傳替廢引長。正義曰替廢釋言又引長。釋

話又釋話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二文行美

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

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疏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正義曰

依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

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

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

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

其業乎。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



下言雲雨土穀乃統以祭祀鬼神信彼南山維禹甸

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甸治也昉昉原隰曾孫成

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脩

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

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甸毛田見反鄭

繩證反的言勻又作甸蘇遵反又音甸墾辟上苦很反下解

亦又佃音田亦不我疆我理疆畫經界也南東其畝

或田乘繩證反○疏信彼至其畝○毛以為信乎彼南山之傍田野得成

東疏平田可種殖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甸的然成

其墾辟之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

疆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墾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

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故以刺焉○鄭唯甸

之為丘甸之為異餘同○傳甸治至成王○正義曰此及詩

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為治不為丘甸之異於鄭也墾辟

說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甸的田也

注引此的昉原隰與甸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

奉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功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

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言有德而宗有功因為之號文

武為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為相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

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為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

稱稱成王為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

信彼南山維禹甸

甸治也昉昉原隰曾孫成

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脩

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

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

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

以為賦法○甸毛田見反鄭

繩證反的言勻又作甸蘇遵反

又音甸墾辟上苦很反下解

亦又佃音田亦不

我疆我理

疆畫經界也

南東其畝

疏

信彼至其畝

毛以為信乎彼南山之傍

田野得成

東疏

平田可種殖者維本禹所治

之又此地今甸的然成

其墾辟之原隰者由曾孫成王



為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  
故又音為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  
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為甸注  
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  
云丘乘四丘為甸甸讀與維禹敷之之敷同其訓曰乘由是  
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其乘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  
出長穀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月為甸者小  
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  
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詳之則邑  
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為甸之意以  
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  
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  
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  
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  
甸方八里出田稅綠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  
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並長穀一乘  
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  
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

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自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  
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  
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  
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甲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  
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為丘甸  
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  
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  
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比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  
為禹亦止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理是則三  
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  
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  
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  
田一成自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  
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  
為禹治而丘甸之。傳疆畫至地理。正義曰孟子曰夫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注云經界界也然  
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  
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  
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



下田宜種冬是也。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三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

於土之宜自穀酒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雰雰雪貌豐

積雪。雨下傳反。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小兩曰霖

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兩潤澤既

則饒治。霖上音木優說文作漫音優澤鳥學反既

霽治既足生我百穀疏時在上天同起其雲正於冬月

兩下此雪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霽

霖然以霽冬澤既已優治既已饒澤既已沾潤既已豐足是

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

雲明澤之備也以雲在於天上兩從上下故云上天未有不

列。傳豐年至積雪。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為宿

澤也然則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

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為首尾之

次非復言歲初歲未限以同年傳連經意故言豐年冬耳。

傳小兩霽霖。正義曰釋天之也李巡曰小雪俱下案彼文

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間無事而李巡云俱下安矣此傳

有云小雪者蓋疆場翼翼亦稷或或畔也翼翼疆

今定本云小兩疆場翼翼亦稷或或畔也翼翼疆

貌。場音亦。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壽

考萬年箋云欲稅曰穡界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為酒食

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疏疆場至萬年。正義曰上既

界必無反注同齊則皆反。疏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

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稅其與之使疆場之上翼翼然

閑整讓畔今黍稷之田或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曾

孫成王之所稅飲而以為酒之與食也既為酒食於祭前齊

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尸實未至祭時而豫賜

之酒食為敬神故也神既為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

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場畔至盛貌。正義曰

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為場翼翼是問暇之名故李

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

者黍稷為穀之長故特言之也。箋欲至萬年。正義曰上

言黍稷或為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飲曰

穡也實之與尸祭時所有經云界我尸賓何知不推謂祭時

予之而箋以為齋戒則以界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



玉音卒章始言祭時之事青酒駢牡享于祖考則此亦祭而  
言異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卑我是賜下之辭  
故為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  
齊三日周禮所謂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  
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故事尸  
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  
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蝦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  
時也以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也逆言

之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  
剝瓜為菹也箋云中田中田也  
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  
剝削海濱以為道賈四時之異物。廬力居反剛邦角反若  
俱居反便毗戰反前思約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

天之枯  
箋云皇君枯福也獻瓜菹於先祖者順  
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枯音戶。疏箋中

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  
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實謂天下  
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事助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

五音卒章始言祭時之事

青酒駢牡享于祖考則此亦祭而

言異我尸賓明祭前矣

又不言享祀而云卑我是賜下之辭

故為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

刑備饋以爲道欲以供祭祀也四時之異物故也編於書傳  
未見天子稅民瓜以共祭祀若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  
樹之果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疏瓜  
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  
今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  
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  
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道以祭欲見天子孝於祀而下民愛  
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云對前曾孫之稱爲正我故云又  
入其稅耳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箋云瓜至獲豆。正義曰  
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疏是祭必有瓜道矣疏人豆實無瓜  
海者主說正豆之。祭以清酒從以駢牡享于祖考。周尚  
實故文不具耳。

其血膋  
膋膏也血以告祭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簋  
其血膋膋膏也血以告祭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簋  
許兩反徐許高反注及下同。執其鸞爲刀以啓其毛取  
雍勿反齊才細反自音庚反。

中丁仲反自音救反。疏。祭之事古者成王爲祭之時祭  
台馨香也。○膋音自。疏。祭之事古者成王爲祭之時祭



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  
裸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牡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饋于  
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鷩鉞之刀以此  
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臍管而退毛以告純血  
以告殺管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  
不能然故刺之。傳周尚赤也。正義曰地官牧人云陽祀  
用騂牲毛之注以陽祀為宗廟以由陽祀故用騂此云尚赤  
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為陽以相對其實由尚赤  
曰白牡騂公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箋清  
謂至亨時。正義曰禮運論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  
玄酒也春官大司馬人掌禋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彝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彝是祀裸用鬱鬯也天官酒  
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  
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  
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  
鄭注云泛者成而洋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醴矣醴猶體也成  
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  
今鬱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淳沈如今  
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  
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驛酒昔酒今之酋公白酒所謂舊

醴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醴至夏而成者是也鄭解五齊二  
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文當惣攝諸酒  
故箋分而屬之清謂文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  
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醴而為之故以當酒然鬱鬯人注云  
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鬱鬯之酒以和  
鬱鬯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在鬯醴拒為酒芬香將  
暢於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鬱鬯和鬯而用之此鬱鬯亦為酒  
也此言清酒既辨之早麓云清酒既載騂牡既備箋直言  
祭祀先為清酒其次擇牲不復由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焉  
刀謂殺牲祭時則騂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  
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彼早麓以  
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醴箋云既載清  
酒於尊中酌以裸獻以周禮言之裸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  
也清醴之言亦物諸酒與此同也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  
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  
三酒卑於五齊非裸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鬯獻  
酌醴齊縮酌盎齊沈酌凡酒倍酌酌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  
酒也四者裸用鬱鬯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酌用凡酒  
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酌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  
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



酒此下不必... 諸臣所取... 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 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 淵泉是以鬱降神也... 人然則納身者謂牽牲入廟... 夫祖而毛牛尚耳... 是納身時也... 節。正義曰... 義曰知大夫... 以至於馨香... 開毛取血... 政而二... 純之遺也... 純膏者腸間脂也... 是也... 臭之氣是升... 曰蕭合黍稷... 皆以此... 傳無... 云... 芬然香祀... 壽無疆... 二子別毛... 先祖之神... 以承上文...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章二百五十六句

卷終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四 十四之一 四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孔穎達疏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刺者刺其倉

**賦重農** **疏**甫田四章章十句。○懲刺者至失職。正義曰

人失職。疏經言成王康時十倉萬箱。是倉實反明幽王

之時倉庫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農人得職反明幽

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其序又次四篇。文勢大同

此及下篇。箋皆引之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若

然賦重則倉庫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王貪而無

藝。政賦重而無節。故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

失職。農人失職。由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

倉重。故先言倉實。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

倉重。故先言倉實。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

倉重。故先言倉實。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

倉重。故先言倉實。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

倉重。故先言倉實。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

倉重。故先言倉實。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

倉重。故先言倉實。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

倉重。故先言倉實。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

倉重。故先言倉實。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



言多取田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孰如此故詩人  
云我取其陳粟是為老壯之別等養之說也自古太平有豐年  
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備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  
內或耘除草木或拂其根木功至力盡故令黍稷得歲歲然  
而共盛收獲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正又得  
進我民人成爲學之後之土由倉粟實知禮節故豐年多獲  
士所以得進也而由王不備之故舉以刺焉鄭雅今通南畝  
三句同其言自尾皆異言俾然明著者彼太古之制於丈夫之  
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歲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斂不重倉  
粟盡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也云我從官取其倉粟之陳  
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行官之畜澤亦使民愛存新穀故  
令國以足用下無困乏自十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  
之時泰而無困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耨黍稷  
薿薿其美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問賦則以道養  
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粟以實今正不能然故反  
刺之○傳俾明至言考○正義曰以雲漢云俾彼雲漢是  
貌也言明者美今不能言古之明信矣云明也齊南田傳曰  
甫大也以言大田故○天十四池子千者數之大成也其

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一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後不  
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詩賦曰  
凡詩賦之作皆德舉東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  
度量之數甫田篇下篇言大田百言歲取十千亦猶云萬  
億及赫舉大數且以協句言亦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  
種○正義曰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  
而有古今相對今通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也  
之統法統法而言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接天下不可言大  
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  
傳也男子之美稱上冠禮注亦云甫之夫之美稱甫或作父  
是爲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符丈也  
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道天下男子之辭  
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統  
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云今通南畝以  
成王之時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太古也案禮記郊特  
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然之下則云牟追夏后氏  
之道章甫殷道委纁周道然則太古冠布在二代之前故注  
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則代指後代之先皆爲古矣古有  
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文工爲中古也



有所對為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於  
王則可未必必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  
桀之於堯舜大桀小桀則引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法  
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為唐虞於理雖通但引一而稅三代皆  
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更本堯舜信有山言成王事禹之免  
則此太古蓋亦禹也言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  
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  
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夫  
九夫為井也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諸野  
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  
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於千畝成稅萬畝也  
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千通起故言十千  
從井稅一夫為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  
萬畝也鄭以為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為田畝者以  
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金  
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一鐘明時和而收多按  
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壅水為  
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既廣國之地四  
頃收皆前一鐘彼瀉南之地灌溉之功收一鐘時太平  
陽和風雨時上地前亦以一鐘地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

五區金鐘四升為豆各曰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是  
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  
為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言三  
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孰四倍收六  
自三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謂中平之地也孟子曰言  
本太平之上孰上地準閑中為畝一也孟子曰言三代  
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  
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  
言什一之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  
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  
什中稅一也教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  
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穀之助法則公田不  
貢者自給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  
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  
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一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  
為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車戰問井田孟子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  
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什一為公田八家皆私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之法使國中  
二夫以入公地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國中不同也



爾雅云郊外曰野

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樂國言之亦可知地在郊

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為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

自治其田貢其稅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

率為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為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

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

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一中一為賦也故

玄通其率以什一為正若什一自賦為什什中賦一則不得

九一通率為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言

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為

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謂侯甸男采衛者以助

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為諸侯甸男采衛者以

侯甸男之也少鄭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為助對畿內之貢

異外內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其外曰衛其

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能之義云凡所貢能之物皆

以稅物市之賈賈物賈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天子之事得云

子此若成稅萬以是稅助法則詩詠天子之事得云廣舉天下

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為家故其賦法則天子之事得云廣舉天下

田其貢之天子自可謂其賦法則天子之事得云廣舉天下

得為天子所取也又傳云貢之法者正心為明助舉天下

以什一而助為通外內之率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之

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入

十畝餘二十畝為廩舍其言取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旨也固

既有此言由是時歸遂歸何休之注公羊疏義異於鄭意不可

歧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或以為然皆義異於鄭意不可

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公田則中夾百畝共為公田不可

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

復以二十畝為廩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

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變得謂之同養

也若二十畝為廩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

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

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廩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

儒是又失鄭者矣此井稅一夫是為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

夫稅一夫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此况遂以九井

以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此况遂以九井

倍若第一之州為三等豈第九州之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

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不然而若亦以百畝

百畝二百畝為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隆其統不可下



家而共儲一夫之稅此乃不之八伯也明是以九等井稅  
撮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心而幽王政頹賦重廢民農  
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為稅之五言其事以相發明耳日  
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或曰既為稅斂之言十千即是期限  
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稱文而治定可為多大之辭其此  
文與十千維精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  
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為物象大辭也又系之於司馬之書  
較之於一成之稅其數正六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陸  
鱗雖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  
然鱗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  
十里皆取十十句豈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  
傳尊者至食陳○正義曰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言  
采荼薪樛食我農夫以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  
眉壽彼農夫與此農夫一也言農夫食陳明對眉壽為尊者  
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  
養之義也○箋余意至如此○正義曰言古之稅法一成  
而裁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粟有餘除貧取而  
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紓出官粟之畜積  
久帶者待秋收然後取民之稅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  
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以山定本及集在貨幣作貫事

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米百石而稅之注云因時施之  
時收之此即義取其陳也此又言農人不對看謂則老壯  
忽為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  
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食官粟者然古今  
時重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谷有畜  
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稅斂有義用之以隨以  
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食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又  
安置言皆無畜積人盡取之也○傳耕除草耨離本○正義  
曰食貨志云后稷始教民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畎長終  
畎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轉龍  
草因墳其土以附苗根比成龍蓋而根深能風旱故農疑  
而盛也此是稅法之事附根即此雖本也○箋今者至治田  
互辭○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  
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之  
其南畝也○傳治田至以進○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  
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後土由山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  
後士以進也竹分收止毛雖不訓隸生民之傳則不為舍而  
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  
年豐為功成治定故後士以進以由得穀故耳○箋介舍至  
之行○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



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擇而息故介止分為二事也禮使民勤作耘耔其有間暇則於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拜習其業言禮者以其禮法堂然非有禮立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即此又我擊土是也以文承或躬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為切故為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齊實白齊在齊也方遠

四方氣於郊也麥云以楚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孰載其功也齊亦作齊又作齋同音賈注同義許宜反偽于為反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臧善也

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費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不蜡不通○蜡仕詐反勞力報反備未勞賜同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

穀我士女

田祖先嗇也穀善也麥云海迎介助穀養也

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以介我

樂音疏

以我至士女○毛以為士繫黍稷茂盛故今下土秋

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之其能成五穀之功也

五穀成熟則我田事已善矣於孟冬又月其農夫之人受慶

賜謂息田夫而饗勞之也至前孟春甘以琴瑟及擊其士鼓

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樹之雨以大得我

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今王不能然

故刺之鄭唯以估助我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

之與女為異餘同○傳謂齊實至於郊○正義曰經傳多齊

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繫注云樂

六穀也則六穀摠為齊天官甸師注云樂稷也唯以稷為

實曰齊拍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

曰繫黍豐盛言為穀則繫清在器則豐滿是拍器實為樂在

器為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

同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万物者以古之有大

功者配之祭法曰其工以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

州故祀以為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社則社則志否趙商云后土為社謂輔作社神趙商問郊特牲

社祭土而生陰氣太宗伯戲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



土土神也若此之生... 則... 任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

問后... 祭誰社祭誰... 則... 后土... 為社大封

先告... 土玄... 后土... 也... 田墾問周禮大

封先告... 土... 后土... 也... 田墾問周禮大

禮非也...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土... 也...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以事上帝也...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之否...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為后土後轉為社...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之亦可不...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履后土而戴...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官為后土此...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社亦土也之...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宗伯大封告...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句龍故...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以諸侯守社...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謂祭后土...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郊是...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后土則土神...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理皆可通...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郊者下曲...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神於四郊...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是也...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志...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因火土位...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時迎五行...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子曰重為...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於水顯...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也...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報功則...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亦...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以會...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報功者...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也...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此...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以祀...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即引... 禮... 也... 田墾問周禮大







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天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  
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為后土后稷為田  
正而言詩人謂之比祖則田祖之文雖王於神農而祭尊司  
以兼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惣言詩人謂  
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  
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饗之禮而樹之田主  
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反  
神農是且其意也穀善釋詁文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  
女言倉重實而知禮節也○後漢書亦擊可知篇章云吹簫雅則  
若物琴瑟擊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篇章云吹簫雅則  
有簫吹之此不云簫彼簫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知迎先  
喬謂郊後始耕者月令云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  
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是故啟誓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春元反天子親耕  
耜躬耕帝籍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  
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番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  
郊雨又曰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  
耕時祭之也云謂兩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昭四年  
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雨以甘我  
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是工女也以此事在孟春則傳與在

後時次於此故以此祭年也後當相然反明此年之春也  
此事以典爾雅亦此義也周禮者篇章文也郊注云祈年  
求豐年也爾雅七月也七月有于邦舉社饗彼南畝之事歌  
其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  
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少幽雅謂篇次之故其  
職掌土鼓籥簫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  
也鄭司農云籥籥籥國之地竹玄謂籥籥人吹籥之聲章是  
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畯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  
法教民亦是先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  
祭主祭田祖未言以樂田畯見其及之故異其文也○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不至喜攘其左

右嘗其旨否也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為饗饗饗饋

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謂與后世子行饗如稼穡之  
以酒食饗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言示親之  
意○饗于解反畯子畯反本又作畯後篇同喜也如字鄭為  
意尺志反下篇同攘如羊反鄭讀為饗禾易長畝終善  
武尚反王如字讀巨愧反從上用反○



且有

易治也長或意也。易以國反徐以未反。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政疾也箋云未治而竟也成王則疏。曾孫至克敏。毛以

無所青怒謂此農夫能自敏也。民報祭祈年又曾孫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畎畝以勸稼穡也

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勸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

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夫

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間暇之時

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宜其氣自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不

生易而治聖長而次列備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

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恚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

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

然故刺之。鄭以為曾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已之婦與

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飲食而

行饋餉彼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

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饋以慰其典田之勤也又饗其左右從

己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今喜於巡勸不歌也又親為嘗

其饋之美不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樂誅同。曾

曾孫至與之。正義曰以宗南山雀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

言饋下言嘗皆飲食之。以親饋饋當為饗也釋菜云饋饋

也舍人曰饗自家之野心也饗字在饋喜之下而先言之者

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家在田司主稼穡故謂

司者漢世亦有此官謂之農夫故言今之農夫也鄭特註曰

饋之祭也主先農而祭司農也注云先農者神農司農若古

緩以神農始造其田后饗教民種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

者也增者為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饗為人臣教稼亦具田

官故謂之司農此言田畯乃是當時王稼之人故以司農言

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蓋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

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謂喜焉蓋酒食也此為田事而言曾

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

子明曾孫自以已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

是后知子惟出子者以將故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

非餘子也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成王之辭也此經

言孫之下而久以其用以下皆曾孫之也。成王之辭也此

南畝者設饋以勸之謂成王為之設也言。左右行雖各有

以酒食則農人之饋無酒故云加之也其。左右行雖各有

後食王欲其勤農忘苦從行不厭故饗之也王之從者必有

公衆大臣親為饋其饋之美不亦所以親之也此經毛不為

傳伯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

饋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饋饋也田畯之至

也

也

也

也



喜樂其事教農以間暇穰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其氣自土  
和柔與否也傳意當然王廟又云婦人無間外之事又帝王  
乃躬自食費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為患不晉玄然非也  
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人曰隨而云  
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風同矣  
子籟彼南畝田峻至喜之義皆同農人誠於其事子  
於南畝之中乃籟方无而親為之官又非人君待下之  
以鄭說為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  
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為之術也  
恩澤深厚卒章言收穫弘多歷觀其次章言有穀  
南畝農人之家行籟之事又大田卒章言言  
正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稱其間也且言  
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文  
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心之從行矣  
何所言而云無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言  
以親蠶桑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為  
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也則王之所勤后從行日  
之別職同之義而孫亦不曠王亦其職安在

李本亦云

十

深思遠以世子若牛之然宜之內長於婦人之手  
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民保王  
也子所親竟過於母使之俱勤辛與內相  
則可與日月俱縣幽風同我婦子事也  
子文繁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  
也田峻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蓋  
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是吟誄文若  
無常籟直以同循稼穡共食百甘與夫  
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  
隨食者天子所肖固無用徧值其所幸  
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人之見  
一觀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  
其意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  
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  
不及藉下篇刺於寡不能自存其文亦  
人就藉田若若也又下章亦同於此  
為藉田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  
明矣 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  
蓋也上古之物以近者納德遠者納粟米







既無經緯之文不知遠近以向也若然後世之役宜察於上代周止千里劫劫唐虞則外五百里為法二千里

是方千里者四納於地於周者由是入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成實於後代故納穀多之也又鄭志云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納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仲方二千里入粟米州代不同或異法也。其年豐至饑竟。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梁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特賜粢夫加以稻粱也。取者自神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尺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為特福之禮與三畫互相成也。蜡在夏農夫出而後言之者以祭者年在前而福實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歸地安也。歸地寧功

###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利幽王也言其暴不能自存焉幽王之時政務廢事出及言農而不時萬民飢饉於寡無所取焉故時臣思古以勸之。○居古頌反注皆與字或作疏。

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至自存焉。○正義曰四章皆陳古事反以勸也。○詩經卷之四。○甫田四章。○正義曰無事為珍無夫為其貴。○反之窮故更言之由六而奇也。獨是疾亦於其之類其文何以難之矣。○箋幽王至刺之。○正義曰箋亦以享首言反取細意以明之。○從首章至二章止三句言成王時民治田百畝茂盛止。○設順時。○委當。○三章明幽王之時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成。○如言無虫災。○反明幽王之時。○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上四句言三時安衛。○反明幽王之時。○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上四句言三時安衛。○獲利是下民豐盈。○於其得法。○反明幽王之時。○時風雨不時也。○無所取也。○詩皆公也。○國史所作。○故云時。○且思。○立。○一。○大

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聖耕多為稼。○三。○以。○民。○皆。○出。○將。○種。○者。○必。○先。○相。○地。○之。○目。○而。○擇。○其。○種。○李。○冬。○命。○民。○出。○五。○種。○計。○以。○原。○根。○可。○拔。○而。○事。○之。○種。○章。○勇。○反。○注。○及。○下。○注。○等。○理。○並。○同。○根。○苦。○根。○反。○相。○思。○亮。○反。○長。○張。○丈。○反。○冒。○莫。○無。○反。○以。○我。○覃。○其。○淑。○勳。○南。○畝。○之。○當。○時。○至。○民。○以。○其。○利。○其。○苗。○苗。○為。○苗。○粟。○之。○地。○趨。○豐。○急。○也。○田。○一。○步。○曰。○步。○。○覃。○以。○再。○反。○徐。○以。○康。○反。○。○家。○並。○如。○字。○儉。○音。○天。○。○反。○始。○也。○。○事。○也。○。○讀。○為。○。○音。○天。○。

我覃其淑勳南畝聖耕多為稼。○三。○以。○民。○皆。○出。○將。○種。○者。○必。○先。○相。○地。○之。○目。○而。○擇。○其。○種。○李。○冬。○命。○民。○出。○五。○種。○計。○以。○原。○根。○可。○拔。○而。○事。○之。○種。○章。○勇。○反。○注。○及。○下。○注。○等。○理。○並。○同。○根。○苦。○根。○反。○相。○思。○亮。○反。○長。○張。○丈。○反。○冒。○莫。○無。○反。○以。○我。○覃。○其。○淑。○勳。○南。○畝。○之。○當。○時。○至。○民。○以。○其。○利。○其。○苗。○苗。○為。○苗。○粟。○之。○地。○趨。○豐。○急。○也。○田。○一。○步。○曰。○步。○。○覃。○以。○再。○反。○徐。○以。○康。○反。○。○家。○並。○如。○字。○儉。○音。○天。○。○反。○始。○也。○。○事。○也。○。○讀。○為。○。○音。○天。○。



反苗音細粟音列鄭注  
周禮云讀如列粟師之製播厥白穀既庭且碩曾孫

是若賦止尺也碩天若順也民既賦苗則曾其衆衆不

時其賦止尺也是若也。毛以為古者文王之時有大

相出求運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錄其田

已或勸之矣此惡地擇種或勸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

月乃耕而事之矣用運草然之利相始設事於南畝而

以種其百種之衆穀其穀之生盡條直且又長而茂

勤力已專其務曾孫成王於是止力以順民不奪其

民得盡力於田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在田至事之。

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為其餘同。發天田至事之。一

知天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象又區既無既或

之事不得為天下之田故以為美之也。田可既無

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田矣地自山而後

燒郭官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其年曲明田

夫田此之肥美皆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之言多為

者以此乃墾墾種稼或是不下之於初所墾受之

先在民矣言多為稼者地。經注云墾墾已稼知

所生草之掌土化之法。標下地故官墾長

冷云曉離行水皆是為稼也為稼謂多為也。墾

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為也。墾

履民自稼之言多為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墾

初授不廢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而後

之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黃多為稼者

文明多為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論耕事則

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首入云物地

即分地之利是也。以然知地所宜。故引

家為之種也。許獨專者以耕必二。相對

計而耦之也。未耦之具。別言田器。則

之屬。命民即是。賦之。故云此之謂。即

數云是故備矣。此在。全春始用。心者

後。曾陳。根可。故。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出。此。也。也。春。土

於地。與。此。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稼。則。其。種。之。根

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傳。章。利。也。正義。曰。良。耜。云。農。受

載。云。有。畧。與。此。單。皆。連。結。言。之。明。為。邦。之。利。意。故。云。禮。則

於地。與。此。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稼。則。其。種。之。根

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傳。章。利。也。正義。曰。良。耜。云。農。受

載。云。有。畧。與。此。單。皆。連。結。言。之。明。為。邦。之。利。意。故。云。禮。則

於地。與。此。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稼。則。其。種。之。根

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傳。章。利。也。正義。曰。良。耜。云。農。受

載。云。有。畧。與。此。單。皆。連。結。言。之。明。為。邦。之。利。意。故。云。禮。則

於地。與。此。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稼。則。其。種。之。根

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傳。章。利。也。正義。曰。良。耜。云。農。受

載。云。有。畧。與。此。單。皆。連。結。言。之。明。為。邦。之。利。意。故。云。禮。則

於地。與。此。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稼。則。其。種。之。根

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傳。章。利。也。正義。曰。良。耜。云。農。受

載。云。有。畧。與。此。單。皆。連。結。言。之。明。為。邦。之。利。意。故。云。禮。則

於地。與。此。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稼。則。其。種。之。根

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傳。章。利。也。正義。曰。良。耜。云。農。受



傳不解倣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倣為

。正義曰此及載其良耜皆於耜之下言倣載南畝是倣載

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苗也連言苗粟之苗者乃人

之製彼鋤以幹以鋤苗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苗而殺之義理

云時至以為相連文以見之也上云乃事是象以待時之言故

而民既至其時。止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耨

民既熾苗則種其粟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論天下

之田宜為普備之辭故皆以既為盡言穀生盡條直茂大也

月令云毋聚大眾毋作大事以妨農。既方既早既取既

事是止乃後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既方既早既取既

好不根不秀。實未堅者曰早根重梁也秀似苗也藝云

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矣。而無根秀擇種之善民力

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早。反根音郎又音梁重梁也

也說文作節云根或字也末。秀。去其螟螣及負羣

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也。素餘久反。去其螟螣及負羣

賊無害我田稔。賊。食心曰蝻食葉曰螻食根曰蠹食節曰

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去。起已反注同類莫庭反。騰字亦

作賊徒得反說文作蟻。蠹本又作蟻。其侯反。爾雅云隨所食

為各節云皆蝗類。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炎火盛陽也

也。盛陽氣贏則生之。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

必二反與也。炎于沾。疏。既方至炎火。正義曰上言穀生

傳不解倣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倣為

。正義曰此及載其良耜皆於耜之下言倣載南畝是倣載

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苗也連言苗粟之苗者乃人

之製彼鋤以幹以鋤苗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苗而殺之義理

云時至以為相連文以見之也上云乃事是象以待時之言故

而民既至其時。止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耨

民既熾苗則種其粟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論天下

之田宜為普備之辭故皆以既為盡言穀生盡條直茂大也

月令云毋聚大眾毋作大事以妨農。既方既早既取既

事是止乃後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既方既早既取既

好不根不秀。實未堅者曰早根重梁也秀似苗也藝云

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矣。而無根秀擇種之善民力

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早。反根音郎又音梁重梁也

也說文作節云根或字也末。秀。去其螟螣及負羣

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也。素餘久反。去其螟螣及負羣

賊無害我田稔。賊。食心曰蝻食葉曰螻食根曰蠹食節曰

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去。起已反注同類莫庭反。騰字亦

作賊徒得反說文作蟻。蠹本又作蟻。其侯反。爾雅云隨所食

為各節云皆蝗類。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炎火盛陽也

也。盛陽氣贏則生之。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

必二反與也。炎于沾。疏。既方至炎火。正義曰上言穀生



而木星故云實未盛曰阜也據董道釋草文舍人曰狼一  
董梁郭璞曰似莠是也仲尼之語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批批似粟莠似苗也。○董方房至致之。正義曰阜是未  
方文又在阜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米甲於  
生而未台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子甲米生於中若人之  
房舍然也乎者米外之粟皮故紅者一乎二米言一皮之內  
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鑑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  
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乎甲始生謂開  
此乎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乎甲故云蓋生乎矣房生既  
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聖  
熟矣衆德皆孰故云盡所好矣根莠若既似禾實亦類粟若  
釋種法其細粒如禾除其非類則無復根莠亦由時氣之和  
使然。傳食心至曰賊。正義曰皆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  
為蠹言其食實與實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食無厭故曰蠹也  
食禾節言食根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根取萬民財貨故  
云蠹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也鄭康成曰分別蠹  
禾所在之名耳與賊與蠹與蠹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蠹食所  
在為名而李巡孫炎並因是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為  
名而所在之名錄政所致理為通也陸機疏云蠹似子方  
而頭不赤腫也賊似挑空。畢赤頭身長而細耳或

云蠹蠹也食苗根為人患。云吏犯法則生蠹乞貸則  
生蠹善說蠹賊一蠹也如言賊賊完內外言之曰  
故釋為文學曰此四種蠹皆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此四種去之。正義曰以特言田釋故云相害我田中之  
禾蟲災之蠹蠹者亦食以釋者偏其故舉以言之以其由政  
而然故云明君正己而去之。○傳炎火盛陽。正義曰以言  
炎火怒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而捕火者以南方為火  
炎為其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請昆蟲得陰  
而藏得陽而生故云盛陽氣滿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  
故為盛陽也。○按蠹蠹全消亡。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  
以蠹蠹之屬四者盛陽氣滿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  
為善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蟲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  
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為政因祖之神不受此害故  
持之付于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  
則君為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  
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禘而

**有泮萋萋興雨祈祈我公田遂及我私**  
雲行貌祈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  
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公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



此言民信君德蒙其餘惠○注本又作會於檢反漢書作  
兼七西反興雲如字本或作些與非也新戶後反兩或于自  
反注內主兩同一彼有不獲碎此有不斂碎彼有遺  
本主作注兩如字

秉此有滯德伊寡婦之利秉把也箋云成王之時百  
穀既多挫同齊賦收以爲

力以日不而向一不獲不斂道秉滯德或聽於寡取之以爲  
利○注本取反斂德上力檢反下十計反以子計反齊獲也

德言以也把○疏有再至之利○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春  
馬反於平○疏有再至之利○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春

乃志以雨澤○注本然之涼而落不暴疾也民見雲行而落  
之於○注本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曰維

者庶几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備天澤以時故  
得五穀大成而此民所收刈力皆不不足而令彼處自不獲

之弊○注本此處有不收斂之稽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形此處  
有帶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若拾取

之以自利已今王不能然使於寡無所資或刺之定本集注  
籍作籍○傳指雲與貌定本集注云於陰雲貌○正義曰既

言有滯即云興兩雨出於雲故知滄雲與貌既與而後行  
集箋在滄之下故知雲行作

與兩也○注本徐貌謂徐緩不暴疾也○注本與兩也

作興雲誤也○注本本作興兩○注本箋云成王至爲制○正義曰

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注本禮曰四秉曰管注云此

秉謂刈禾盈手之秉官稱名也○注本若今漢易之間刈稻聚把有

名爲管者即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稽是也○注本彼注言

此秉者以對小秉爲異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也○注本字曰裁異

禾之秉手把耳管謂一稽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  
斛禾之管四把目米之管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之王

制及書傳皆云於真氣○注本天氏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備地  
官遺人門開之委積○注本養老孤則官自有備而後授治百以  
豐年於家則居足能自活主者  
思其不○注本或力不堪事乃備之  
留日孫來止以其婦子  
鑑彼南亩田畯不喜  
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來之禋祀以其騂黑與

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騂牛○注本禋祀四  
青因享許雨反餘又許亮反○注本伊列反黑也○注本疏景福也



以爲其... 其身自來... 以觀... 樂其事以勤... 則禮敬而... 黍稷之... 大之福... 來上則... 以勸之... 也... 報以... 者皆... 以社... 豕... 大... 五... 正... 之... 祭... 用... 廟... 黑... 方... 其... 方... 帝... 五... 天... 之... 言... 社... 以... 以爲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一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